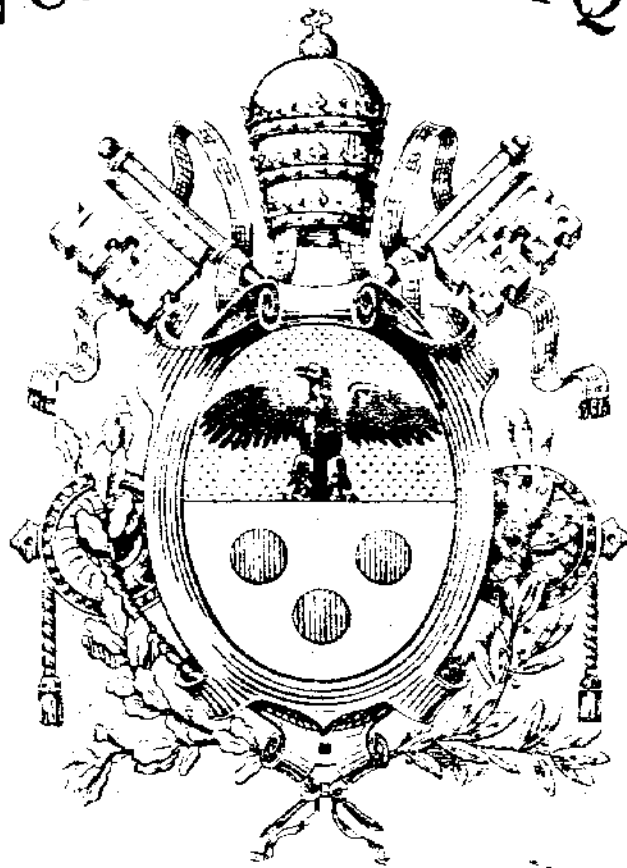


# 聖教雜誌

## REVUE CATHOLIQUE



N° 137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三年

中華民國十二年陽曆五月

第十二年 第五期

要目

- 插畫○余山新堂朝西正面
- 圖 余山新堂南首側面
- 論說○社會叢談續 聖方
- 濟各沙勿畧遺屍奇蹟考
- 論續(竹虛子譯)不托老
- 人糾謬談(某來稿)
- 傳記○熱河教務史及葉主
- 教銀慶南副主教履新紀
- 畧(張智良司鐸稿)新真
- 福倍辣爾孟致中國教友
- 書(躬耕子譯)柏棠小道
- 修院記(正定小修院稿)
- 課藝○書施閨章先生游九
- 華記後(謝蘊玉)論智勇
- 辯力之人才(徐肇昫)
- 文苑○輓梁樹滋先生(夏
- 鼎輝)雪中探梅(汪俛
- 牆)詠梅(陸增初)
- 近事○羅瑪之部 本國之
- 部 外國之部

### 聖教雜誌價目表

本報月出一期全年十二期

報資全年大洋八角

郵費全年 中國郵局 一角八分

(注意) 報資或預付或交由近處天主堂滙付  
凡不便寄銀與無郵局滙票處可以一分郵政

票抵代

凡訂閱五份起報資與郵費均九扣十份八五

扣二十份以上均八扣

凡訂報須開明住址姓名如某司鐸某先生等

凡兼訂聖心報者請來函聲明

凡閱報諸君有增減報章惠付銀洋改移住址  
等情須來函詳細聲明並將原封報條寄下

一紙否則作爲無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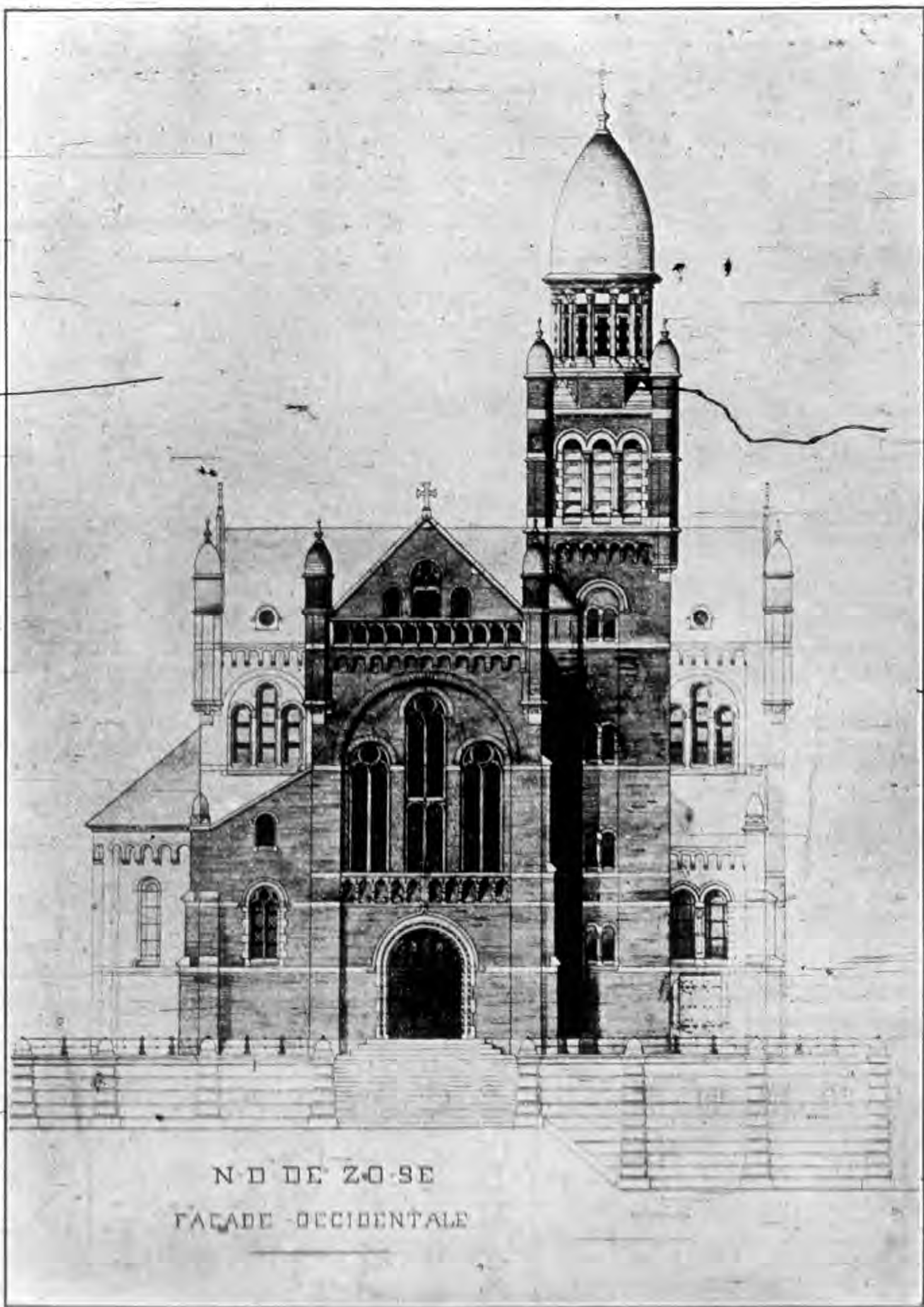
### 聖教楹聯類選出售

書分兩集  
皆已出版

是書爲東蒙古張智良司鐸編纂其中楹聯種類甚多應用頗廣別爲天主聖母神聖教禮賀輓工商居處新春等部凡教中適用各聯莫不應有盡有平時披覽足以補助文學臨事摘錄復能得所依據俯拾即是自不致遇事竭蹶或蹈入異端之險全書業已出版上集定價大洋三角牛下集四角牛 土山灣印書館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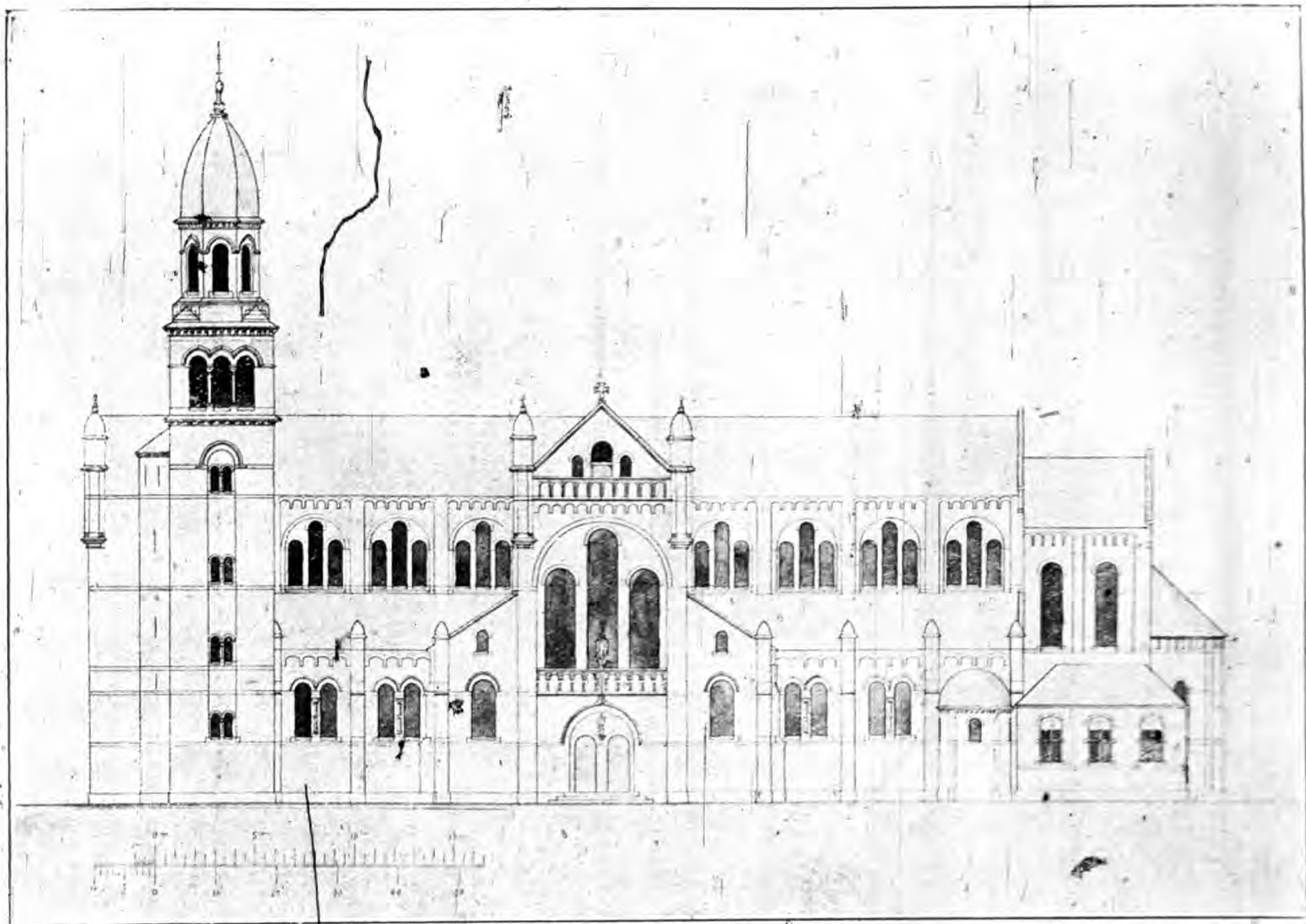
### 琺瑯品件出售

琺瑯製造Chalsonno 爲我國藝術特品本廠延請名匠督造五金貨物加以琺瑯綵繪花巧玲瓏幾奪天工凡聖堂中應用苦像蠟臺花瓶屏幃等器無奇不有定價頗爲克己欲購者屈駕來廠選擇可也 土山灣銅匠間告白



N. D. DE L. U. J. A. N.  
FACADE OCCIDENTALE

— 圖 面 正 西 朝 堂 新 山 余 —



余山新堂南首側面圖

## 論說 社會叢談續

宗教與社會主義 階級之戰爭

吾於前期叢談中。曾據吾人天性之向。及事實之証。而曰。合法之社會中。不能無治人與治於人者之別。富者與貧者之分。僱主與僱工之階。惟教宗庇護第十於獎譽。亞克西奧包波蘭。手諭中。尚有兩種階級。俱係天主所制定。而為社會組織中所不可少者。即智者與愚者。貴族與平民是也。吾將列之於此。以作下列之考論。而答覆之。夫此兩等之階級。固將永存乎。抑考其實。固有顯然分明之兩階級乎。

四、智者與愚者之階級。○夫天地間。博學之士與愚昧之民。將歷久存在。此固彰明顯著之事也。蓋人之志趣嗜好。材能性情。至為差別。各各不同。有專趨於事之實行者。有專趨於學問觀察者。此誰不知。何待贅述。家庭與國家。固當維持或強迫各人受普通教育。即所謂之義務教育。然此淺簡之文學與科學。何足以養成淵博之士哉。且物質之需要。刻不容緩。有多數人。不得不急求目前之自養。而不能繼續求學。蓋求一高等之學位。非歷久常之年數不可。而麵包則一日不可無。其他吾人所恃以生者。尚不勝其數。是以多數之人。不得不早年棄學。而從事於非學問之事業矣。諺曰。先須生活。然後談玄。誠哉是言也。故博學與愚魯之別。必歷久常存。事實昭然。不須多贅贅言之。徒增閱者之厭煩耳。惟智者愚者。固造成顯然分明之階級乎。則言之非易。茲且

置之以待於後。

五、貴族與平民之階級。○社會中將永有貴族與平民之分乎。此又吾須與社會黨人作談判者也。夫社會黨所主張之絕對平等。果在使黨徒竭力消除此類界線也。故到處宣傳大聲疾呼曰。人在提孩之時。當使完全平等。平等之幸福。既爲吾人合理之要求。則平等之待遇。平等之地位。亦爲吾人所當要求者也。父母之榮辱。何爲遺及其子女乎。光榮、勇毅、聰慧、德行等。豈必爲傳家之物乎。英雄之子。未必恒爲勇士。而聖賢之裔。多有爲神奸巨惡者。精神物之承繼。不啻財產物之承繼。同爲儻來者。故父爲偉人而其子庸下。不必尊榮之也。父因事失敗而其子未與。不可輕賤之也。吾儕不可更增原罪之數矣。吾儕今後當本個人之力量。以求光榮、聲譽、功業。及社會上之尊重。如此則真理顯。而公道立矣。此社會黨之言也。而無日不以此喋喋焉。且依其黨義之原則。是亦其必生之條目。蓋社會黨人欲使人人一律平等者也。夫欲使人人一律平等。不特財產上之不均當消滅之。卽凡恩寵與光榮之騰襲。亦當一律剷除之。蓋是皆令社會中呈高下不平之現象者也。欲遂此志以獲所期之效果。苟不得已而須毀滅一切神聖之組織。彼亦不顧。卽毀滅家庭。彼亦不惜也。吾意社會黨人異日必至宣言曰。除產生子女外。家庭無存在之理由。果也。茶納之言。（茲僅取其最和平之語以爲證）曰。社會者。衛護兒童與少年之權利者也。社會衛護兒童與少年性靈上之自由。一如衛護其肉體上之自由。當同其周密。同其必固。苟於

衛護性靈之自由中而遇阻礙。如教會。如家庭。當一一滌蕩之。凡爲社會之分子。當令自少至壯。其良心知識悉浸潤於社會化中。是卽以社會主義薰育之而陶鑄之也。此等兒童。不當以成見及相沿之習慣爲主。而當以思索力與判斷力。自爲權衡。於是非之間。定其志趣。而度其生活。此社會黨魁之言也。至其於我儕今所研究之貴族問題。則曰。民主政體之大利益。在造成一種貴族。非不義虛妄承襲之貴族。仗祖宗之勳業。賴先人之遺澤以成者。然在造成一種個人者。自身者。惠人者之貴族。卽犧牲一切。以增進他人之地位。而爲發揚人類。服勞社會之貴族。其語之意。顯然可見。卽謂使貴族而不可避免也。非承襲者。乃個人自身所造者。其造之也。舍惠人事業外無他道。此等貴族之任務。不外孜孜克己。其所拯拔而裨益者。非家庭遺傳之子孫。乃並時共生之同胞。

以上所述。實社會黨之學說也。吾儕已聞之熟矣。惟社會黨傳播此學說。往往緩和其辭。蓋爲迎合時勢計。不得不削踵而就屨。故每謂人曰。社會雖爲一切少年之天然衛士。然亦惟其父母不能盡其職時。斯取而代之耳。然此掩耳盜鈴之言。究不足以遏其原則之氾濫。蓋依其所主之平等原則而推演之。果不得不將家庭之榮光。遏抑而撲滅也。

吾今直捷言之曰。此類期望。實與人性之根本。與普通之事實相衝突。蓋欲將個人完全脫離其所自出之宗族。置於其所繫屬者之外。而令人人棄其父母。爲社會化。此實違反人類之天性。而

建社會於烏託邦區域內者也。惟欲將此理解釋明白。當如研究一切生物之例。先分其孰爲固定而不可變者。孰爲流轉而可變者。今先言天性所制而不可變者。繼言時勢之流轉。世界上不能有善而無惡。將必有立榮名。重然諾。負大志而流芳百世者。亦必有庸下卑鄙兇暴。而遺臭萬年者。至其榮辱。無論其情甘與否。非獨一人受之。且亦不能僅個人受之也。蓋輿論之褒貶。必將及於其家人。及其子孫。而社會亦不能不隨而榮辱之。夫個人自立之功業。固尤爲社會所激賞。時亦足以雪其家族之恥。然輿論固不以榮辱一個人爲已足也。而必貽及於其家族子孫。此輿論之傾向。實足爲天性之譯人。代解親屬相互之關係者也。蓋人與其親屬。互相關係之處甚多。脈絡之中血液相同也。因血液相同。而生理上之活動力有同一之傾向也。因生理上有相同之點。而精神上亦有同一之志趣也。且家庭之中。同居之時日。既極久長。彼此之生活。又相繫屬。則父母之儀型。自不知不覺而爲子女所仿效矣。兒童者。柔軟之蠟也。所受最初最深之印象。其惟家庭乎。此時耳目感覺。及一切官司中所受之印象。卽爲其心靈中根本之濡染。其所接觸者。不外父母之言笑動作。因此而父母之思想情感。灌輸於兒童腦中。於是家庭之空氣。卽爲兒童心靈生活之空氣。蓋兒童居此家庭空氣中。受公共之情感。沾遺傳之習慣。留一切事物之紀念。及其長大。自不得不循家庭之善惡而善惡矣。

製造吾人之品性者。除家庭外。果尙有他種原因。如各人之賦秉不同。每有與家庭習慣不相合



者。如教育之轉移範疇。因個人之自由。常不失其用。而教育家可以施其功。以轉移之。如日常交際之影響。因吾人既不絕與環境相接觸。或善或惡。自易被其轉移。凡此皆足以增損或變易吾人最初之傾向者也。故一成而不變者。世無其人。然此等原因。雖可製造吾人之品性。不過例外。而家屬之關係。實居其大半。而尤為常道。故為個人得社會之價值。與精神之高貴。家屬之造就。當為至大至要之原因。然則何為而不許其與於榮施也。且吾儕對於所親所愛者。自起鼓勵之心。勇為之念。以是而活動之力有加。生活之趣以饒。何為而斬絕之哉。夫繼續繩繩。使後裔傳其緒。熊熊烈烈。使後裔豪其舉。而蒙其庇。非吾儕合理之雄心耶。非吾儕自勉之一途耶。人類之活動原力。大概即為家族求遺榮之一念耳。苟禁錮人類於局促之個人主義中。而將家庭遺榮之希望。根本剷除。則實為戕賊人類之謬舉。是直令人類受樸。舉思。脫鐵床之酷刑耳。是直摧折人類之活動力耳。夫所謂尚貴主義。乃全基於人性者也。吾人生存於社會中。見有捨己為公者。遺其光榮於其子孫及其家族者。疇不欲歆羨。肅然起敬哉。

余今更進言其他。社會中有優特之民。與因承繼而為優特之民者。乃社會之優點也。對於是端。論者不可勝數。少公爵勃爾尼愛段蒙。莫耶有言曰。貴族兩字。令人聞而生崇拜英雄之念。欲求貴族之真諦。當從法蘭西人之說。法人謂貴族者。乃世界上創設高尚之事業者也。少公爵又言曰。人稱我儕為貴種。果所宜也。蓋吾儕自吾儕先人之傳授。而得一英雄之觀念。以大度。

勇敢、慎密、文禮、雅癖、德尚等爲英雄之模。由詩書之歌頌傳之於眾。而爲貴人之楷式。信哉是言。社會中實不可無優特之民也。蓋有優特之民。而後社會中之道德、精神、與藝術。可以日卽於善。可以保留於有數之家庭中矣。夫大造之生異人也。無時而或已。與以特殊之才能。高貴之品性。使之翹然獨出於儕輩。而是人也。又以己之勤敏。或時之際遇。而得蒸蒸日上。以成其爲貴族。人類之地平線。亦由是而上升。此天主所賜之榮光也。奚爲而阻遏之。使之僅及於己身。不能流傳於其後耶。天性所欲者。既如是。奚爲而不加承認。不肯崇敬而愛慕其承繼者耶。若取此天然之事實。加以以前所言之家屬關係而參考之。卽可見造物實欲於社會中。不乏優特之民。具有貴族之嘉名者也。

再者歷史之事實。亦適與人類天性之趨向相脗合。自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八月四日之夜而後。是夜革命成功國會成立將前者封建之特恩宣佈毀除自法律上言之。已不復有貴族矣。然法蘭西國中貴族。至今尙存也。且有

永遠存在之勢。第貴族之情況。日在變遷蛻化之中耳。法國最初之貴族。厥惟世襲之騎士首領耳。彼輩終日無所事事。惟以馳馬使劍爲職業。攻戰守禦爲任務。其時世事紛擾。人民震蕩。若輩所荷之職。至爲艱鉅。以戰事日起而不已也。惟因貴族力戰於外。而農夫得安耕於內。是貴族所享之特權。得之亦非易易。以己血購來者也。蒙且業之言曰。服於兵役。乃法蘭西貴族之原形本相。此之謂也。夫貴族之流源。既發於此。豈不懿歟。既而世襲之王朝起而代四分五裂之貴

族政體。爲保護社會秩序計。於是貴族不復爲社會之首領矣。且納之言曰。是時之貴族。變爲守成之產主。好善之義士。一切公益之主動人。貧民之保護人。地方自治之治理人。民爭之解紛人。王家之義務顧問。是卽一如其前爲引導國民。保護國民者。惟其形式已新。因時以制宜耳。然其流弊亦不難預測。故數傳之後。王朝對於貴族。不復信任。且仇視之。於是不復能於君主與庶民之間。有特殊之權力矣。淩假而王朝之於貴族。不過視爲裝飾品。有利之職務。盡被削奪。所留於貴族者。不過軍界之位。置及內廷侍衛之榮銜耳。大革命時。貴族之情況已如是。故大革命起。貴族皆衰頹渙散。不復能贊助王室。而王室與貴族。遂俱爲民黨所掃蕩。雖然。貴族仍未嘗盡滅也。數年之後。流放之舊貴族。皆歸自他邦。與新興之貴族合。此新貴族。亦戰血與武功所產者也。蓋拿破崙於歷次大戰之後。組織一貴族軍。封王者九人。封公者三十二人。封伯者三百八十八人。封男者一千零九十人。封騎尉者四萬八千人。由是觀之。新興創業之主。固未嘗不欲貴族之存留也。既而復辟政府成立。亦踵拿破崙之跡。册封十七人爲公。七十人爲侯。八十三人爲伯。六十二人爲少伯。七百八十五人爲貴族。其後一千八百三十年七月。第二次革命後。更增封公爵三人。伯爵十九人。少伯爵十七人。男爵五十九人。最後拿破崙三世。封爵較吝。然一代中。猶封公爵三人。伯爵及少伯爵十九人。男爵二十一人。法國貴族之流源。大致不外乎上所述者耳。

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後。貴族既與民主制度相牴牾。又不合於共和組織。於是貴族之於社會。不復有一種顯著之勢力矣。彼輩隱遁於不甚活動之境。歷時亦已久矣。然於各種人類職業中。所愛好者。仍惟其祖宗所愛悅之軍事。故每要求各應時之團體。與以昔日朝廷所與之職務。今此等貴族。雖不與社會相聯絡。而孤立於閒靜之地位。然仍保其彬彬穆穆溫文高雅之氣度。不與中等人民同。其信義忠厚高尚之遺風。得之於先人者。猶足爲法蘭西之國魂。以輝耀於全世界者也。故貴族雖孤立無援。閒置無事。然於社會。固未嘗無益也。雖然。貴族果不甘久處孤寂矣。且凡爲經濟所迫者。視任何職業。不如工商。故貴族今亦漸與中等人民相接近。而與之同化矣。此又貴族近開之新紀元也。

市民 Bourgeois 與有特典之教士與貴族相較。不過優秀之民而已。此類優秀之民。漸自覺悟。而欲有爲。乃揮發精神。相與活動。於大革命前數世紀間。日增高其地位。致能贊助王室。以抗封建時代所留遺之貴族。路易十一世。嘗呼之爲父老。可見其勢力矣。十六世紀以後。元老院與巴黎議院中。市民竟占多數。久之而國家立法與行政機關。幾盡爲市民所壟斷。市民之地位。既日增。見貴族與之對抗。不覺生嫉妬之心。既而推其妬心於王室。欲傾覆之。故人謂。大革命之起。實由於市民。其所以然者。爲私利耳。其最可以証之者。乃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所布之法律。大概惟利於市民而已。時移勢異。市民又漸與平民相離。而成一種第二等之貴族。此新興之貴族。人

數之眾。遠過於向來之貴族。蓋此新貴族。實包含一眾非僱工者。燕居不事事者。自勞動外。尙有他種生活方法者。凡此對於僱工。皆可謂市民階級之人。然於其容積之內。亦不得不無彼此之別。吾今細核之。可分之爲三部。曰下等市民。曰中等市民。曰高等市民。

十九世紀百年中。政治及經濟之權力。幾全操於市民之手。惜其行事。與法蘭西。向有之教友思想。及其原理不相吻合。夫破壞果易於建設。而思想與原理之失真。實爲萬百荒唐謬誤之源。浦桐有言曰。彼市民者。無思想。無願力。反覆之革命派。保守派。共和派。法律派。道德派。彼幾無不爲之時。而愛好代議政體之形式。而叫囂之。既而棄之。甚或不知其爲何物。至此。卽已屬何黨何派。亦不自知矣。何種政體爲善。彼不知也。欲攬政權者。爲私利也。得之而不肯釋手者。懼失其特殊之勢力也。其在職也。惟求新方法。新場圃。以擴充私資耳。營營焉汲汲焉。惟求自表。以得他人之厚遇耳。至其蔑視僱工階級也。幾與貴族之蔑視平民同。所謂市民者。蓋已失其本來之面目。不復爲多數之羣。耐勞英俊之階級。不復爲多思。有志。能爲。求治。號令。治理之人矣。蓋乃營私。射利。持畧。策者之少數人之亂叢耳。

降至今日。上文所描寫之情狀。未必盡與事實相符。蓋其財產與權力。已有爲他人剝奪之虞。以是而生戒懼。此乃其進於賢智之導線也。彼分離之平民。漸亦欲於若輩之地位。而起勢力與權利之念。相譬曰。彼亦人也。吾亦人也。何爲吾不能享彼所享之人生樂境。彼何由而獨得世上之

財產、權力、與光榮而壟斷之也。市民見前途將有艱險之象，乃不復以故步自封，而另覓新途。以保其所有。其中一部分固仍守其貪得無厭之政策，不肯更變其昔日之舉動。依然死抱其經濟自由主義及反對教會主義而不舍。其一部分則與社會黨求和，磋商條件，屢屢讓步。此社會律及稅額增加律所由來乎。其又一部分人數較多，且有與日俱增之勢者，則服於天性之指導，復皈依宗教所示及社會秩序所應有之原則矣。此等人其心目中，果亦有產業、家庭、宗教與貴族。而將為社會與秩序之保護人者也。由是觀之，時勢與危險實為貴族與市民之媒介，使相接近者也。觀其趨勢，貴族與市民實將併為一階級，依吾儕所定之界說，為與僱工階級相對峙者也。貴族與市民之結合，其原因不外二者，或貴族欲賴市民金錢之力，以發揚昔日之光榮，或市民欲組織一更完美之社會，以抗新興之仇敵。且大多數市民，因其地位日漸增高，亦知修其威儀，端其容止，甚亦重其習慣，於不知不覺之中，已與真正之貴族相類矣。然則教宗庇護第十所舉之貴族階級，與平民對峙者，固未即於死亡也。舊貴族之勢力固遠不如前，然日受市民之加入，此事或為可懼，或為可喜，今尚不可知。惟其數未減，且益日加，則無疑也。今我儕可下一斷語矣。曰：社會今日之趨勢，未嘗欲將庇護第十所舉之貴族階級，與平民對峙，而為國民所指目者，完全消滅之也。且可謂此階級之範圍，雖已甚廣，猶日在推廣之中。蓋導平民入市民之區域者，非他，即富厚也。家既富厚，則心思、智識、容儀、態度，及一切生活之情狀，自別於平民，而入於市民之

中。試觀今日社會流動之狀。及經濟變幻之象。豈非平民欲越僱工界線。而入市民之階級乎。且此乃平民普遍之雄心。夫豈一二人而已哉。惟智者與愚者。貴族與平民間。果有特殊之階級乎。此亦吾所當論者也。吾於上文曾言曰。究竟階級之區別安在。豈不在外顯之高貴。如衣食之安適。異於常人。如其所事。為吾人向所視為屬於社會中之高級者乎。云云。今將依此數語而解所列之問題。

首須知與平民對峙而立於不同之地位者。不外下列之數種人。曰明人。已有高等智識者。曰切義之貴族。繼先代之光榮者。曰富者。其財產足以資其研究高等知識之用。而並足以維持其高等生活者。曰士人。即其職務高於勞力之人。而生活亦異於平民者。如律師、醫生、紳士等皆是也。凡此種種。對於僱工。可合為同一階級之人。表其集合之體。可通名之曰市民。此四類人者。雖畧有區別。而觀其態度之斯文閒雅。生活之安適利便。果皆近於市民者也。然社會中此類之人。果當謂為高等階級者乎。吾敢毅然斷之曰。然。蓋彼輩所事之職業。所究之知識。所往來之人物。所表示之態度。所享有之物質。較之市民。固皆畧高者也。

惟吾當表一言於此。此等生活之不同。非性質之不同。如所別於異類間者。乃同類中等級高下之不同而已。且其中亦無絕不相通。不能踰越之界線。蓋階級之界線。至為活動。吾前已言之。往往因個人之榮枯升沉。而改易其分子。變遷其界線。又我儕今所論者。僅指確能合於市民之身

一。分者而言。即事市民之所事。具市民之知識。備市民之風度者而言。蓋於此類人中。一如於平民中。亦不能無糟粕也。惟不能因其怠惰荒嬉。而即謂其失却市民之資格。不過視爲例外者可耳。總之。謂市民之生活。實使其處於較高之階級。則凡爲平民無不承認。蓋觀於平民之羨妬心。崇拜心。及欲越己之界。以置身於市民社會之希望心。果視市民爲高等階級者也。且此乃可嘉之氣象。蓋人爲兩原質所合成。曰肉身。曰靈魂。換言之。即物質與精神是也。誰不知此兩原質。價值不同。一高一下。有此根本之不同。一切吾人之行爲動作。亦均隨之以高下。事關於精神界者。當有而實有高於物質界之價值。且吾人在實際生活中。而承認此精神界之高貴。乃至爲合理而有益者也。又有一事。我儕不可遺忘者。即吾人於世。天主之定命。當常處戰爭之中。而以靈魂征服肉身。以精神得勝物質。其餘一切。當視此爲標的。而定其高下。

三。以勞心之工。置於勞力之工之上。而尊重之。實爲順序之行。而非以冠藉屨。且於人類無窮之利益。亦不無有裨。聖教會。非準是以定主日罷工之規乎。罷工日。禁教友行勞力之工。而不禁教友行勞心之工。此制之歷史上原因。無論如何。然其承認工作有貴賤之階級。則事實也。且特視此種工作。而不以他種工作爲更近於精神之生命。亦無疑也。夫尊性靈之修養（或爲知識或爲道德）於膂力與肢體之修養之上。乃理之所當然者也。苟等視之。則反乎理矣。譬如門拳會或技擊會之獎品。而與發揮法蘭西高尚思想者之獎品同。豈非背理之舉乎。凡高尚之思想。與夫



高尚之情志。必由於高尚之根性。具高尚之根性者。則其人與其所作之事。皆爲高尚焉。由此言之。尊重社會中事於性靈修養及高等勞動者。乃合理之舉也。例如貴族之家。市民之家。在一鄉一邑之中。保有高尚智識與優良習尚者。尊敬之。在社會種種部分中。任指揮羣衆之職。而更直接得精神之生活者。尊敬之。其所事之事。更爲高尚。更爲精神者。如政治家、教育家、行政長官等。亦尊敬之。皆所宜也。由此觀之。所事之職業高尚。則所處之地位亦優越。卽非安適。亦當受人欽敬。此情理之所當然。亦公益之所要求者也。

吾今更進一言於此。僅有資財。尙不足使人居於高等階級之中。蓋農民階級與僱工階級中。未嘗無御華美貴重之羊毛襪者。其可卽謂高等階級中人乎。不可也。惟資財而益以良好之習尚。或高貴之職任。或勞心之事工。然後能造成此較高之階級。而踞有之。同時亦以其裨益於人。而受光榮。而受欽敬。故資財之爲用。如可言者。我將曰。在使較高之靈魂。得相稱之肉身耳。讀多用靈魂之能力者當多得肉身之光輝

是故高等之勞動。得報較厚。卽不能以富。亦當以度較優較美之生命。吾固知一切勞動皆爲人之活動。悉屬可尊。所謂。天下無不善之職業。亦卽天下無理應蔑視之勞動。且勞動者於勞動之間。因勞動之機會。而獲高等之價值者。亦不少。如無論操何合理之職業。而有超越之意向。特別之精神。則雖最卑下之職業中。亦無日不有聖賢之出也。所謂處處有豪傑。行行出狀元。是

也。故聖教會及善解平等之義之人。對於合理之活動。無論何種。固未嘗不愛重之。榮寵之。而獎譽之也。然不可謂一切勞動有同等之價值。不可謂礦工與藝術家。思想家。同爲可敬。蓋即事工以言事工。固價值不相等者也。夫科學之分類分級。以所事之事爲據者也。人類之活動亦然。可剖分爲三。曰工業。曰藝術。曰學問。而每一部分中。復分等級。即最卑下之工業中。亦有優劣之分。此固昭然。不容贅言者也。若絕對相同之工業。及同一美趣之勞動。實無有也。

顧不可不知者。每一工業。皆有其特殊之己性。從事於此者。無論其欲與不欲。不能不與之接觸。受其影響。故勞動者。每隨其所勞動者。而上下其人格。如歷久所得於物之印象。用力於悟司之多寡。經驗於事工之巧拙。所得於事工之雅俗樂趣。凡此種種。積漸既久。能影響於人之思想。感覺。情竅。與生活中。因而卒及於人格。

於是吾爲結論如下。凡人之勞動。職業。及其一切行爲。皆將有永遠之階級。視勞心之多寡而分別。而承認爲人類利益計。社會亦當承認此階級之分。而與以較高之生活。及較高之物質於高等者。蓋高等之階級。雖爲少數之國民所占。然可以此誘導人民各自奮發。以求地位之增高也。

### 聖方濟各沙勿畧遺屍奇蹟考論(續)

竹虛子

一千五百五十四年春。方濟各屍柩自麻辣甲放洋。移往印度。先至疴襪南之可陳城。勾留數日。翼撤完神父記之曰。城中士民。均見屍體完好。未覺有何臭敗之氣。後於是年之開齋前。聖主日

內。樞抵疴襪。其時恭迎之盛況。自不待言。戴塞拉司鐸記之曰。主禮神父梅爾高。接樞到堂。當眾開視。見屍體有其本有之長度。氣色如生。識之者一見而即謂是方濟各神父也。所穿祭服。皆乾淨無污。如未被葬者然。所着長白衣。工料俱佳。雖會瘞於泥土中年餘。尙如新製。梅公換取之。携往日本。爲其行祭時自用。時屍體面部。覆以紗巾。以掩麻。辣。甲。埋剗時。所傷之鼻。兩臂作十字式。交叉於胸。手足俱露。皮肉皆全。惟其皮。因在生石灰中久。少帶黝黑色。於是顯供堂中。圍以堅欄。任人瞻仰而敬禮。如是一連四日。四方來觀者。多不可計。

於是正式証據發生。而方濟各遺體保存之故。非由性力亦更以顯的。確証據。首推疴襪。代收黎白樂之誓証。曰。余本矢誓之信義。確証方濟各遺體抵堂之翌日。余奉總督阿爾方命。偕同督署醫學博士薩賈瓦。親到耶穌會公學之大堂內。開棺驗視。時午前九時。將方濟各神父之屍體。細加考察。自足至膝。親手觸摸推拿。如是者。幾及其全身。余誓証余所觸摸者。隨在覺其肉之完全。皮之自然。滋潤柔順。毫未變敗。左足脚面向外處。有一指寬之破傷。如曾受一擊者然。傷之周。有變黑之血痕。上身左肋心坎處。有似爲打擊所開之一洞。余盡勢所能。探指入內。覺一空際。暨觸着內物。覺其爲已乾之內臟。余俯首貼鼻洞口嗅之。未覺絲毫異惡之氣。以上云云。爲代收黎公之誓証詞。次督署醫學博士薩賈瓦。於一千五百五十六年。在疴襪。起訴案中所立之証詞。曰。余親手推摸揉捏屍體之諸肢。察其皮肉。特於腹際更細心驗察。覺內中腸腑。以及外面圍廊。皆爲其

故有之範圍與態度。絕不見藥物或手術之作用。余曾鼻嗅胸傷洞口。未覺所流之血。有何惡氣。依醫藥性律。此體死將年半。且瘞土多時。而竟能保存如是完善。實爲性律所不能解之事云云。後方濟各屍體。準此情形。而陳置於保祿公學之老堂內。尋遷至初學院小堂祭臺旁。綜以上証據。已可決論天主保存其忠僕遺體之奇蹟矣。前後年牛中。可分作兩時期。自一千五百五十二年十二月三號。至次年之八月十五號。約歷九月之久。爲完全保存。絕無變相時期。此後直至今日。爲緩進之殭化時期。不敗不臭。其殭化之情形。已顯於一千五百五十四年疴穢。第一次開驗時。蓋黎代牧証詞中。有意其爲已乾之內臟一語。而薩博士有嗅血未覺惡氣句。由此觀之。足見天主保其忠僕遺體。使免於腐爛。不傷於瘞埋也。自有時間之定限。不過止於能証實於普世。使知上主措施之奇工。以彰聖人之德耳。原非欲使其屍永久不變。恒留其生氣也。故方濟各屍體完全無損。爲時約九閱月。爲地在三洲島與麻辣甲兩處。爲証者乃聖人之忠友費安當。及麻辣甲代牧阿伐來。與利白拉兩位司鐸。皆先後親見聖人遺體。死後如生之主要証人也。此後制命而執行定命之天主。既對於眾生。曾令之曰。自灰出者。仍歸諸灰。對於方濟各遺體。亦將執行其嚴而不貸之公律。使歸於灰土矣。惟於此。似天主上智特闢一途。以執行其嚴律。即使爲非急速之歸灰。而爲遲緩之歸灰。蓋聖人之死。已歷四世。而其遺體。尙未全登灰岸也。以後必歸於灰。年期難知。惟其緩進則必也。其歸於灰也。天主用榮光顯耀之緩進程途。是使普世信友。得歷世

瞻仰。以榮聖人。而亦以榮主耳。徵諸一千六百十四年開墓之所見。方濟各屍體歸灰之途程。果如是。是年十一月三號。耶穌會省長衛愛拉。奉總長阿瓜維伐命。發墓啟棺。取聖人屍身之右臂。歸諸羅瑪。於是民間發生種種奇談。傳至今日。遂有割臂時。地爲之震。人爲之奔。迨驚定人回。啟以聖命難違等語。而後屍體寂然。任所欲爲。厨刀以割之。盤碟以盛之。鮮血溢流等語。凡可以作奇談之資者。無不有。可謂形容盡致。查第一輯錄此種附會之說者。爲瑞文西君。瑞文西君曾否細加詳考。實爲一大疑問。惟當時崇仰大聖之記者。抱有聞必錄之義。未求徵實。遽筆於書。因而於無意中。傳此適人好怪性之記述。可斷言也。蓋考諸當時正式証人之筆據。對於上所述者。竟未一語道及。龔撤完司鐸。係監視取臂之主席人。亦爲伴送聖臂歸諸羅瑪之監護者。讀其所書。但云余與諸司鐸。偕同取右臂。見全體與手及指。皆爲乾體。又費格來司鐸。係開棺取臂後之第七日來。痾襪者。其在是月之二十五日。致書於孟歹勞司鐸曰。衆見聖人屍體。極堅韌。極完全。以致有司鐸數人。語省長曰。若有血出。不可破傷之云云。右目開張。皮鮮睛潤。如有生氣。兩唇氣色亦然。兩手之食母兩指。緊觸己身者。亦同此生色。其餘肌肉。已成乾腊。皮皆未脫。其髮與衣服。俱完好保存。有一修士。欲脫其一足指。盡力掙折。竟未能斷云云。由此觀之。民間所傳一切奇談。核以信証。皆毫無根據。鮮血溢流云云。定出於誤會。費司鐸書述司鐸之言。謂若有血出云云。係假定之詞。或者誤爲肯定之詞。而卽以誤傳誤歟。至一千五百五十四年薩博士証書中。有所流之

論說

聖方濟各沙勿畧遺屍奇蹟考論

一百九

血未覺惡氣之語。或卽以爲割臂時之血。則拉雜更遠矣。其他所傳。概屬附會。書之不能盡信。有如此。此外尙有一訛傳之說。謂因取臂而引起聖屍速變。徵諸事實。亦屬無稽。一千六百三十五年。馬利元司鐸。後在日本致命者。道經印度。得上峯之准。開視聖屍。見大概保留上述故態。眼開眶柔。視之如生。惟形色少帶黑氣。一千七百四十四年。開驗之。見其屍格同上。一千七百八十二年。卽耶穌會解散後之十年。開視屍體。顯陳之。自二月十號至十二號。一連三日之久。始見屍體殭化殊速。然無腐敗痕迹。味增爵會司鐸錫加辣。親見之。而爲之証曰。皮肉盡乾。附於骨。臉顏頗白。其保留之最善者。爲二足。色狀均佳。一千八百五十九年。葡王貝脫勞第五。命開驗聖屍。其証書之署名畫押者。至五十七名之多。瑪杜來主教賈諾司。爲臨時主席。署其証書曰。聖方濟各遺屍。穴藏三世紀有餘。觀其面。猶識其德容道貌之概。面皮稍黑。半開之口。可見其牙。唇鼻分明。兩太陽穴顯然而露。頭上灰色髮。粘貼於皮。兩足與全指。完如本色。惟右足最小之二指。已被取去。指甲分清。一千八百七十六年。開墓之所見。與上同。惟証詞中。有兩目凸起如常。不見下陷之語。一千八百九十年。復開視。而顯供於良善堂內。任人瞻仰。無論民教。皆可參觀。自十二月三號。至次年元旦日。民眾之來敬禮者。統計有十七萬一千人之多。故聖人遺屍。自死至今已三百七十週年有餘。其于歸於灰之行程。與情景。如上所述。至在歐之手臂。其保存之狀態。與其本體同。此不朽之奇跡。非但爲聖人一生凱旋之徵。且留吾人歷久不滅。可親可見之真正德容道貌。自今

日觀之。聖人之殭化體。與其乾腊之臂。欲其繼續存留。似已無超性神力之必要矣。非若聖人長。擊雅畧之血。至時活動。每次非有天主之能不可者也。然方濟各聖人之遺體。不敗不臭。開視如此其屢。延時如此其久而漸化。至今日之狀況。非但無人事。技術。物力之保護。且有種種無法抵抗之摧殘。而卒未能使之損壞。使之臭敗。謂非天主超性之力。是誰之力哉。天主神力。為昭聖人之德。最為顯者。是在聖人死後初期之九閱月間。是時聖人屍體。被人開剝瘞埋。至再至三。土也。灰也。皆使其速朽者也。過海之風浪顛簸。所遇之赤道夏季。皆屬於破壞者也。而屍體保存。完全無損。是天主大顯其聖德之時間也。嗣後聖人屍體轉入殭化時期。皮也。肉也。血液也。脂膜也。滋水也。能一無臭氣。一無腐痕。而殭化於不斷開視之中。歷三世而外之久。是豈性律所能為解。物力所能為功哉。人生斯世。百年歸灰。此嚴厲之性律也。莫之能免。今天主對於大聖。為彰其聖德。使吾人則效。故特緩其律之執行。迨目的已達。聖骸必歸於灰。惟進行之步驟較緩耳。近已見肩肉之一分。自骨剝落。去年。又值開驗顯供之期。雖未得該處報告。然其化解之進行。可斷言也。再加若干年。或若干世。世人之敬大聖者。當與敬其他聖人同。不敬於其本身之原像。而敬於其所遺之灰燼矣。福者。二十世紀之信士。能於法班二國城中。恭迎聖骸時。表示其信愛之誠。而用若望宗徒証主之言。大聲疾呼。以醒普世之人曰。以吾耳所親聞。吾目所親見。吾手所親按者。確告汝曹。使汝曹與吾共得其惠也。云云。

論說

聖方濟各沙勿畧遺屍奇蹟考論

二百十一

### 不托老人糾謬談

某來稿

僕殘朽無用人也。聊假一廛。設不托肆於三不管（天津地名）借圖餘利自活。鄰人某極樸愿。畧識之無能誦淺近說部業小負販。時就食於吾肆。偶有拖欠。屆期必償。僕甚喜之。暇卽拉以絮語。一日鄰人謂僕曰。吾世奉天主教。吾教會以事主救人爲惟一目的。且凡在吾教者。無論中外。通功易事。猶如一身。非若他教之自相秦越也。吾教爲汲引他人。無法不備。設宣講所以啟人昏迷。立養病院以療人痛苦。對於文人學士。則有報章以導其皈依。因出某報要僕觀覽。僕畧一披閱。遂返之曰。此泛泛者無甚高論。亦只好爲貴教中粗通文字者。一流覽耳。倘謂可供我國文人學士析疑辯難之資。正恐我文人學士不屑勞此目力也。鄰人乃忿然作色曰。君何傲慢之甚乎。果君有不認爲可者。何妨筆之於簡。由吾轉之彼報掌文。且得將君姓名登之報中。亦足誇耀也。僕乃笑謝不敏。且告之曰。僕一市僧小人耳。行將就木。安用姓名登報。以出風頭爲久之遂不復談此事。近日鄰人忽洋洋自得。持報一束。闖然而入。笑謂僕曰。君盍一讀此破天荒之事。破天荒之文乎。僕乃驚疑而謹受之。展卷誦讀。乃某處紀事一篇。竟至七續之長。絮絮瑣瑣。滿目荆榛。令人耐耐。鄰人則迫僕非畢讀而不可。且願聆評判以爲快。僕見此怪誕。憤懣之餘。乃告之曰。吾若語君。君不能解。吾若詰君。君不能答。不若置之不論不議之列可也。不然。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誰從而斷之乎。迨其去後。僕乃神明畧復。繹而思之。文章究有定評。學問豈無門徑。至於積字成



句積句成篇。雖艱顯明晦之不同。要其文從字順。順理成章。冠履不能倒置也。今此文。使閱者滿目駭麟。一腔蕪穢。若逐句批斥。則連篇累牘。不免使人笑我有獅子搏兔之愚。倘視若無覩。不加指斥。則又不免有入井不救之忍。今姑作籠統數言。質之貴報筆政。登入報端。聊爲貴報蕩瑕滌穢。刮垢磨光。何如。按某事在善文者。不過數百字。足以了之。何必東拉西扯。舞文弄墨。驚神見鬼。海嘯山呼。一至此乎。且其妄填典故。硬湊生堆。狗嘴忽吐象牙。婦冠竟爲翁戴。謂其不會讀書也。何以竟識許多字句。謂其已經讀書也。何以竟不知文義。不識香臭。如此其極。此等人心不細而膽則甚大。知不足而勇却有餘。斷其一生絕未遇一良師益友。爲之繩愆糾謬也。且其濫廁教席。自矜倚馬。似此自欺欺人。自誤誤人。其害不知伊於胡底。或曰。君以高邁之年。理應德純養粹。胡以褊狹詭譎。一至於此。豈不聞才也棄不才。其間不能以寸之語乎。僕乃正色答之曰。夫愛才如命者。未有不嫉惡如仇者也。此等譁張誕妄。遼豕自矜之筆墨。使人見之如骨鯁在喉。豈能安於緘默。今吾爲此。冀其見之。或能翻然悟。恣然恥。從此虛心實力。以受明教。不敢再行出醜。以爲貴教人才羞。亦不致使高明之士。恥與爲伍。望而却步。則關係於貴教隆汙者。詎曰淺鮮。然則余之爲此文也。不止爲某公之諍友。亦且爲貴教之蓋臣焉。予豈好爲山膏之善罵也哉。

右稿係外間寄來。要求登於敝報者。初讀之。覺其忿戾之氣。咄咄逼人。殊乏溫厚之旨。即使某公文辭之不美。亦何至貶斥攻伐。至於此極。遂欲作論以折辯之。繼而思之。古人云。人之

生不幸不聞過。又云。惟善人能受盡言。倘我加以辯論。則有似拒諫飾非。倘我屏而不錄。則適示之以不廣。今特照登一字不加刪改。在作者便顯其忠告之誠。在某公更獲有他山之益。而敝報亦可援古人之言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記者附識

傳記 熱河教務史及葉主教銀慶南副主教履新紀畧張智良司鐸稿  
熱河傳教區域。以地處邊陲。故掌故地輿等書。絕少研究。即偶一論及。多有懸揣其詞。令人誤會。今國會議員雷殷。王玉樹等提議。主張特別區制。等於省制。熱察綏各區公民。趙俊儒。汪孝坊。方維翰等。因劃分省區。又屢向參眾兩院請願。請將京綏熱察各區。一律同等。規定於地方制度。苟經憲法會議通過。則地方發展。倚馬可待。人民愈演愈進之程度。可與內省並駕馳驅。他日熱河省。必佔一重要部分。查熱河原由直省劃出。早經取得省分資格。不過天然形勢隔絕。而劃區分治。以圖行政便利。初無所謂大小軒輊之分。核名求實。省與區之別。其不同者。名義而已。非關於地方文化卑劣也。非關於人民程度膚淺也。亦非關於土地褊小。財政窘絀也。夫以熱河區文化及人民程度論之。較已設行省雲貴黑龍江等。殆猶過之無不及者。以地方廣袤論之。則熱河全境較直魯且大。風土人情迥非西藏川邊及青海等地方。所可同日語。茲將熱河地理教務沿革史畧陳梗概。想亦閱報諸君所心許也。

一 熱河地理沿革

熱河疆域。南界長城邊牆。東與北毗連滿洲木柵。正北越遼河上游。西界直隸宣化府。原爲昭烏達暨卓索圖二盟。卓索圖盟距京師七百六十里。計分二部。曰喀喇沁。曰土默特。凡五旗。東起土默特左翼旗。其西南爲土默特右翼旗。又南爲喀喇沁左翼旗。又西爲喀喇沁中旗。又西北爲喀喇沁右翼旗。屬熱河特別行政區域。今設七縣。卽朝陽。凌源。隆化。平泉。承德。灤平。豐寧。是也。昭烏達盟去燕京一千零一十里。計分八部。曰敖漢。曰奈曼。曰巴林。曰札魯特。曰阿魯科爾沁。曰翁牛特。曰克什克騰。曰喀爾喀左翼。凡十一旗。今設八縣。卽綏東。開魯。阜新。建平。赤峯。林西。圍場。經棚。是也。熱河今共十五縣。置熱河道。兼管蒙旗事務。統歸熱河都統管轄。

喀喇沁部。春秋時爲山戎地。秦漢爲遼西郡境。在後漢爲鮮卑疆。在晉爲慕容氏地。元魏時有庫莫奚居此。唐太宗初。奚內附。置饒樂都督府。隸營州。尋併於契丹。金貞元元年。更爲北京。置留守司。元爲大寧路。明洪武中。設指揮使司。封皇子權爲寧王。以鎮之。初元臣札爾楚秦生子濟拉瑪。佐太祖定天下。有衆六千戶。號所部曰喀喇沁。

土默特部。古爲孤竹國。漢時爲柳城縣。晉慕容皝建都於此。改爲龍城縣。故朝陽別號。今仍名龍城。元魏爲營州治。唐爲都督府治。後入於奚。遼太祖平奚。置興中府。元降爲州。明初置三衛。後其地爲蒙古所侵。號所部爲土默特。云敖漢。奈曼。部古爲鮮卑地。隋時爲契丹。唐朝屬營州都督府。後併於奚。遼金乃興中府北境。在元爲遼王分地。明初入於蒙古。元太祖十五世孫號所部曰敖

傳記

熱河教育史及業主教銀慶南副主教履新紀畧

二百十五

漢曰奈曼。爲札薩克多羅郡王及多羅達爾漢王游牧。巴林札魯特部在漢爲遼東郡北境。遼爲臨潢府及上京道地。金併屬北京路。元屬全寧上都路。明入於蒙古。至於阿魯克沁翁牛特克什克騰喀爾喀左翼等四部。在遼亦爲臨潢府地。金時爲大定府北境。元朝屬上都路及應昌路。有明爲喀爾喀所據。元太祖十六世孫格喀森札盤踞於此。部族蕃衍。前清定鼎於熱河。梁行宮。皇上連年避暑。腹地人多遷居於此。由是開疆拓土。馴致蒙人北徙。逐水草而居。以遂其游牧天性。故熱境多爲漢族。因此熱河區域與東三省及直隸山西各省有輔車相依之勢。如哲里木盟前清已分隸於東三省管轄。迄民國三年。又劃卓索圖盟。昭烏達盟爲特別區域。歸熱河節制矣。

## 二 熱河教務小史

熱河初無教民。後直隸玉田縣山東濟南等處教友數家移居其地。或以耕田餬口計。或避內省教案。多隱匿山林中。燕京教士乘騎扮作商賈。間時一往巡閱。施行聖事。藉滿四規。一千八百三十年。北京禁教尤嚴。教中士民恐無藏身處。赴張北縣西灣子地方。教友潛逃該處者源源不絕。於是聖教日興。信友日夥。閱八年。教宗簡任方主教。總理滿蒙教務。一千八百四十年。專設蒙古主教。承其任者爲孟司牧。慕理嗣以北京主教辭職。教皇以孟主教兼理京師教務。一千八百五十六年。以教友繁多。教區廣廓。實有鞭長莫及之虞。蒙古又專設主教。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比荷聖母無玷聖心會司鐸來華勸教。教宗以蒙古教區委之。一千八百八十三年。招集會議。劃分蒙

古傳教區爲三區。派三位主教分理教務。乃有東蒙古、中蒙古、西南蒙古之稱。似不如以熱河、察哈爾、綏遠呼之。較爲名正言順。

東蒙古傳教區。除熱河全境外。兼管遼河西域、遼源、康平、通遼、彰武等縣。第一任主教爲呂繼賢。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月三號。葉主教鼎臣繼任爲二任主教。總堂仍居朝陽松樹嘴子。據本年至今教務成績。主教二。一正一副。外國傳教士四十一。本籍傳教士十八。外籍修士一。大修院生十三。小修院生三十六。聖心會友十五。初學者十人。傳教男先生一百零五。傳教女先生一百零八。居民五〇〇〇〇。領洗教友三萬六千三百零八。保守五千四百零六。聖堂八十五。會所一千六百六十七。公校二。學員一百二十四。女修院一。外洋修女六。本國籍者六十二。男學堂六十。學生一千五百十二。女學堂六十一。學生一千六百二十三。保守校七十七。居保守校者二千四百七十一。育嬰堂十四。嬰孩六百六十二。寄乳在外者六十一。男嬰十八。本年收嬰九十二。安老院二。男老三十四。女老十八。成人及孩童受洗一千五百五十四。教友孩兒受洗一千三百四十四。外教臨終嬰孩受洗一千四百五十六。規工二萬一千零零四。恩工十六萬八千九百八十五。規體二萬零四百二十四。恩體四十九萬一千六百零四。堅振一千五百九十九。終傳四百三十三。降福婚配三百七十九。避靜神工十六。避靜者一千一百四十五。去世者九百五十五。此外住家貞女約足二百。施藥局一。施醫之數未詳。

傳記

熱河教務史及葉主教銀慶南副主教履新紀畧

二百十七

三 兩位主教履歷

葉主教。姓雅伯。肋思。Abels。名恭辣多。Conradus。號步。司字鼎臣。荷蘭國 Hollando 林布日亞省 Limburg's 衛爾特城 Weert 人。生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陽曆一月三十一號。自幼秀徹風神。資穎卓越。未及舞象。已嶄然露頭角。每試輒列前茅。教師往往拍案叫絕。謂其有倚天拔地之才。瀉水湧泉之思。他日破壁冲霄。非池中物也。遂稟明本堂司鐸。遣赴羅瑪讀書。果爾鶴立雞群。考爲超性學博士。卽於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晉陞司鐸。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一號。進聖母聖心會。來至中國傳教。歷任各級要職。含辛茹苦。疲力勞心。迨光緒二十二年。陞任主教。時值教會經濟支絀。而公則仔肩重任。大展經綸。將教會產業。整頓發達。藉以稍舒困難。庚子年間。拳匪禍教。公乃擘畫定謀。指授機宜。奠教堂如磐石之安。公待人接物。藹如春風。丰標笑容可掬。各界均極敬愛。幾於無口不碑。無腹不鼓。皆由聖德素所蘊負。施爲本於摯誠。而仁聲四達也。至公榮主教靈之心。尤切。痼瘵在抱。遣人撥欸。雖邊荒遐陬。莫不廣佈福音。使從未聞道者。亦漸被真光之照。於是而朝陽。而建平。而林西。而隆化。而經棚。而豐穉。而糧捕等縣。皆見教務駸駸。有蒸蒸日上之勢。他若立學校。闢教區。建聖堂。設醫局。立育嬰堂。創安老院。栽培本國教士。整頓各方教務。巡閱檢察各傳教區。僉美不勝書。而來華四十餘年。始終如一日。更爲人所難能。惟是年逾花甲。鬢髮蒼蒼。雖精神矍鑠。而長途跋涉。巡視數千里之四方教務。頗覺力不從心。乃奏請教宗

核准簡任赤峯南化遠大司鐸。Ludovicus Janssens 爲熱河副主教。教宗慨然允諾。簡命電報於去年八月十號郵到。正式任命狀於十一月七日由羅瑪頒來。南公之教主名銜爲否思底奧包利大納。Ecel. Fausinopitana 公之徽章所選。乃擷諺語於諸事上要有愛德。In omnibus Caritas。熱河教士教民一聞此電。莫不踴躍三百。曲踊三百。奔走相告。爲聖教得人之慶。按南公於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十月二十四號生於比國。Belgique 盎歪爾省。Anvers 思達佈克城。Staboc。性端重。幼而徇齊。長而博敏。敦謹不苟言笑。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九月八日進聖母無玷聖心會。一千九百零一年六月十四日晉陞司鐸。公於棘丁文哲學神學皆豁然貫通。造於極峯。陞司鐸後。總會長特任爲本會哲學教習。在歐洲執教鞭三年。一時桃李盈門。卽來華教士中亦多有立雪程門者。嗣以心切救人。見亞洲多有迷信異端。坐於暗影之中。思有以拯拔之。乃毅然棄鄉里。捨親朋。解維前來吾國。學華語後。卽陞爲公校院長。兼充大修院哲學講席。春風化雨。成德達村。熱心提倡教育。繼又創辦耶穌聖心會。以便襄助教授。培植人才。夙興夜寐。不憚勤勞。管理十三年。猶如一日。始終不懈。前四年秋季陞爲赤峯大司鐸。與官商警學各界聯絡感情。悉化畛域之見。哈噠朝陽溝。初頭朗。桃山溝。一帶教務。一日千里。聲名洋溢乎中外。良有以也。論公自處儉約。其宮室也。四壁蕭然。一椽不易。器無雕鏤。具靡瑤珎。至於服物。則粗布縕袍。疏帳縹被。鄙錦繡而不衣。視綢緞爲深恥。大有履著十餘年。裘衣三十載之概。迨本年教宗恩詔特頒任公爲熱河

傳記

熱河教務史及華主教銀慶南副主教履新紀畧

二百十九

副司牧。赤堂上下咸集。官僚畢至。躋堂稱賀。而公則如泣如訴。謂接電報如喪考妣。深恐任重材輕。時虞實越。無任憂戚。公之撝謙。於此可見一斑。且公道德高尚。人極和平。秉性剛強果毅。百折不撓。心中坦蕩正直。淵懿清方。除榮主救靈。造就人才而外。別無希冀。將見熱河教務發達。人才萃出。鄙人濡筆至此。不禁馨香以祝之。

(未完)

新真福倍辣爾孟 *Robertus Balzerius* 致中國教友書

躬耕子譯

耶穌會士倍辣爾孟。乃博學名師。亦宗座樞機大臣也。死後於今已三世紀矣。因其聖德學問。均造絕詣。聖教早列之於可敬之品。今年本月十三日。聞教皇又將升之於真福之品。俾普天信友共敬奉之。溯新真福在生時。甚關心中國教務。於吾中國教友。有特殊之關係。試為言其故。明季於一千六百十四年冬。有金尼閣司鐸者。奉命回羅馬。朝覲教皇。陳奏中國教務。將中國新有之發達。將來之希望。利瑪竇等之傳教方法。以及當時互相爭執之祭祖祀孔問題。一一上奏聖聽。時在宗座位。理天下教中萬幾者。為保祿第五金司鐸。一明白敷奏後。又於眾樞機前。陳述一切事畢。回華。重理傳教舊業。回華時。樞機倍辣爾孟。托帶一書。致中國在教官員。因其協助教士推廣教業。故獎譽之。而勗勉之。原信係辣丁文。後經譯為華文。傳示各處。又經教士為新奉教者講解其書中意義。中國大員接信後。多有繕書作復者。惟其時海禁甚嚴。又未通郵。故所復之書。概不得達。明相國徐光啟。亦有覆書。後經金尼閣司鐸譯以辣丁文。存於其所著之中國教務彙



誌中樞機倍辣爾孟之書亦附焉。茲爲譯之。以見此新真福與中國教友之關係。而同敬奉之。其書云。啟者。金尼閣司鐸。自極東回至羅瑪。述悉貴中國。已啟信仰耶穌基利斯督之門。殊爲可喜。蓋惟此信仰耶穌之德。可與人以永生之命也。西方各國首都羅瑪城中。得此好消息後。莫不歡欣忭舞。教皇保祿第五。乃認識天地真主者之公父也。聞悉之下。幾致喜而欲泣。吾儕樞機及眾主教。侍於教皇左右者。並其他神品。班與眾教友。亦莫不同此慰樂。蓋前者。吾儕見若大中國。如許人民。聰明靈慧。不等於尋常。而歷久被蒙。未識造物天主。與古先知所報降世救人而死之天主。聖子。深爲惋惜。况被傲魔所錮蔽。彼固自天神而降。爲黑暗之王者也。亦人類之死仇也。藉保存中國疆土之名。而阻福音之傳入。以閉其永生之門。吾儕見之。相偕怒焉。傷痛今也。天主之聖寵已屆。射其光芒於中國。而君等亦知聖經之道。不特無害於國家。且更加賜以天上之國。而歡迎之矣。故余不得不爲君等賀。爲君等得天主之大恩也。余亦自以爲幸。爲因耶穌基利斯督。而得無數之新昆仲也。然僅信天主與其聖子。而持行不飭。不仁不義。亦不足以救其靈魂。而升天國。故余今特勸勉君等。務行主誠之窄路。而謹避不義不潔。妄言欺詐等罪。又多行善工。勤修諸德。於依恃天主。及互相親愛。爲尤要。苟因事主之故。而遇困苦艱難。當樂承之。期其厚報於天國。蓋天主每以此世之困苦艱難。鍊吾儕教友之信望。愛三德。猶人之以火煉金。夫在天主。欲脫吾儕於患難困苦。固甚易。然每不爲之者。以見吾人受苦。於我儕更爲有益。蓋天堂之得報愈。

傳記

新真福倍辣爾孟致中國教友書

二百二十一

多。而於其聖子受難而死之芳表。效之亦愈切也。經云。聖父因聖子自謙聽命至死。死釘十字架。而顯揚伊。加厥美號。超越諸名號之上。凡聞耶穌。基利斯督之名。無論在天在地在獄中者。皆當屈膝敬之。然則使吾人。忍耐此世之艱難困苦。天主聖子亦將顯揚之。而使吾人肉體。將來酷似其榮光之聖身也。余知吾耶穌。會同會士。日居於君等間。必不忘訓誨。啟迪。掖君等以行善功也。故不多贅。惟冀天主因耶穌。基利斯督之名。保佑君等。安康迪吉於無疆云爾。又冀君等與吾儕互相祈禱。俾獲救靈之福。而同升天國。勞斐爾。多斯。倍辣爾。孟一千六百十六年五月十二日。自羅瑪發。

信面開呈中國諸紳縉。在耶穌。基利斯督之昆仲。

### 柏棠小修道院記

正定小修院寄寓者來稿

正定者古常山郡也。南接滹沱。沿岸多沙磧。時患泛溢。北瀕滋河。故道多不毛之地。東偏稍膏腴。西則沙田蕪蕪。可耕者無幾。且逼近塞北。每當冬日。朔風吹來。輕塵飛舞。時或加厲。沙石盤空。林木爲之障翳。亭午爲之昏黃。服毳飲酪者居之。不將疑塞外戈壁。飛來耶。由府城出北郭。背日而行數里。穿京漢鐵路。卽柏棠修道院在焉。其地大可頃餘。外圍以垣。高可仞許。東闢大門。入則爲路。斷全院爲二路。路北爲園。圍入夏後。青蒨滿畦。葱蘢鬱茂。景殊可賞。井上轆轤之聲。園丁謠歌之音。時打耳鼓。可以破岑寂。園圍之西。植葡萄十餘畝。秋初實熟。以之釀酒。可以備祭品。稍南有

池塘作圓形。徑可五丈。深則丈餘。水清波綠。錦鱗游泳。出沒於其間。四週叢植楊柳。夏則孕風貯涼。宜於游人駐足。以滌溽暑。池蓋陶工所鑿。後屢加濬築。而有今日也。路之南乃修士住所。房屋數十椽。可容百餘人。雖不甚高大。而整潔殊可愛。又有大堂。高四尋。闊如之。長三倍之外。觀雄偉。內飾華麗。每屆瞻禮。則修士肅隊以入。連翩而登。風琴一鳴。夷猶曼靡之聲。和而歌之。無愧洞庭九奏。而使羣魚出聽。師曠一舞。而使白鶴集庭也。說者謂。此於正定。主教所轄中。當首屈一指者也。堂西爲墓地。連延起伏者。數約四五十。司鐸之陵寢也。亭亭翼翼。蔽日掩地者。蒼松翠柏也。又西則外人旅塚。以及各修會之塋地。在焉。循此而北。庖厨位焉。又其北。則庭院一所。外來司鐸憩息之地也。其後則爲教員住所。考自立院之初。修士多不逾三十數。至於今。纔二十餘年耳。已四五倍於初矣。計晉司鐸而去者。已達七八十人。他日之興隆。可預卜也。先是。正定。方築大堂之際。此院本爲陶地。堂之磚瓦。胥賴於是。其後。司鐸陵寢移此。始圍短垣。植以楊柳松柏之類。今則已有入棟梁。選者矣。撫樹婆娑。不禁憮然。有今昔不同之感。最後乃建修院。予生十有四年。始來是院。首至之日。心滋快慰。而恨其至之晚。迨於今。已七更葛藟矣。所受天主之寵恩。師長之訓迪。同人之扶掖。蓋不可屈指數。無以爲報。作此記以誌其感。

課藝 書施閏章先生游九華記後

啓明校中  
學二年級  
謝蘊玉

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以鳥鳴春。以蟲鳴秋。是也。至人之不平。則往往寄情於詩歌。表懷於記述。若

傳記

柏葉小修道院記

二百二十三

施閏章先生之游九華記。豈以鳴其不平乎。將以九華之勝。足供吾人之賞覽。記之以寄其逸情乎。抑以夢得之說爲未盡。而益誇九華之勝於終南諸山之間。以表其不愜於前人之作乎。均未可知也。但我讀其記而有所感焉。夫名山大川。奇花野草。宜入高人碩士之風詠。而供博雅名流之賞玩者也。山水之清幽。巖石之嶙峋。足舒高人碩士博雅名流之胸襟。以陶其性情者也。然而不爲高人碩士博雅名流之所登臨。而爲樵夫俗子之所居。以淹沒其名。而無所表揚者。蓋無可勝數。噫。此施閏章先生所以有九華記之作歟。夫九華峯巒之嵯峨。岩壑之盤旋。白雲之出沒。環奇百出。信一清虛之境。宜爲高人碩士博雅名流俯仰流連之所也。今乃爲道士所壅斷。以作禮佛之地。踵接角崩者。無非愚夫愚婦。呼號括耳者。皆屬市井小人。雖曰修緣。實則惑眾。辱名山甚矣。而前人之遺跡。且將泯沒而不復見。此先生所以不平。而作此游記乎。雖然。吾聞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先生其仁者歟。特書之後。以正於讀先生之記者。

### 論智勇辯力之人才

啓明被中學二年級 徐肇昀

善獵者。一至山林之畔。而虎狼遂空。夫山林虎狼之巢窟也。獵者雖善狩。安能一舉而空之。解之者曰。我所謂空者。非無虎狼也。斃其尤。而或逃或伏。不敢爲暴耳。不敢爲暴。雖云無虎狼。不爲虛語矣。夫智勇辯力。人羣之虎狼也。迴天地於掌上。參日月於胸中。此人才之智者也。叱咤變風雲之色。拔劍陷帝王之胸。此人才之勇者也。落珠璣於咳吐。懸倒河於口吻。此人才之辯者也。拔山

扛鼎搏虎鬥牛。此人才之力者也。若此者。雖不能一一盡用。苟拔其尤而置之於位。則或有所冀。或有所畏。而皆審伏。天下無事矣。不然散之田畝。屏而不用。不特可惜。且恐聚而相謀。反為民患。譬如虎狼而飢之渴之。能不噬人傷物哉。故為國者。即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當如漢高之歛容撤洗。而有以牢籠之也。

文苑 輓梁樹滋先生

夏鼎彝

聯床欣話舊。幼同學長同遊。同氣同聲。屈指同門。還有幾。援溺嘆淪胥。無斯因生斯果。斯人斯疾。傷心斯境。更何堪。

雪中探梅

汪仞牆

朔風瑟瑟彤雪皴。水邊幾樹春將逗。三徑寒深鶴未歸。半天風緊龍初鬥。孤山山下玉梅嬌。每到花時雪正飄。約得詩人探勝去。行行過盡短長橋。長橋短橋連不斷。隨隄前去隨谿轉。迎眸一望白無涯。玉骨冰肌誰復管。隱隱煙霞淡淡雲。瓊瑤飛舞影繽紛。歸來折得一枝好。孤芳自是不同羣。天寒日暮情如舊。驢背吟來詩已就。月明林下美人來。腰枝更比花枝瘦。

詠梅 有序

陸增祜

余友西園灌童。自雪中探梅歸來。贈余梅花一枝。雅淡無倫。純潔可貴。爰口占絕句二首。錄呈汪君敲正。

雪為骨格玉為神。清潔如君孰與倫。萬紫千紅渾不管。羅浮自占十分春。騎驢踏雪小橋邊。一陣寒香動客憐。折得一枝分與我。果然品貴占天先。

文苑 ... 輓梁樹滋先生

二百二十五

### 近事 羅瑪之部

一 千 九 百 二 十 三 年 陽 曆 五 月

○可敬列入真福品 據十字報所載。陽曆五月內羅瑪有三位可敬列入真福品。一為聖衣會修女小德肋撒。法國人。死於一千八百九十七年。一係彌額爾。茄利瓜神父。乃創立聖心會者。死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亦法國人。一為耶穌會士勞裴爾。多斯倍辣爾。孟乃紅衣主教。意國人。死於一千六百二十一年。茲聞已定於是月六號主日。為小德肋撒列入真福品之日。十號耶穌升天瞻禮日。為茄利瓜神父列入真福品之日。十三號主日。為倍辣爾。孟列入真福品之日。至時羅瑪堂中。當又有一番熱鬧矣。

○華諦岡調動欽使 近聞比京勃魯賽宗座欽使尼各德拉。將調任葡京里斯旁。為欽使。所遣之缺。由道爾謙主教充任。富馬索尼比翁。

田主教將至紐約任宗座代表之職。今在味也。納之教宗欽使馬而則帝。將為傳信部秘書長。槐哈祿主教。將為磨義克宗座欽使。以代伯則利主教。而伯則利主教。則將至柏林云。

○意國與教廷之態度 意國至今未與教廷正式通好。莫不引以為憾。且有時政教間。仍不無糾紛之處。更為可惜。如去年十月初。意國新聞報載宗座教務總理致意國眾主教書。謂大有否認意國君民所為者云云。致一輩人民。誤會其意。謂將生意見。幸羅瑪牛觀報。亟為辨誣。謂此不過少數人之謠啄。欲藉以造成惡空氣於政教之間耳。聖部之對於意國。固未嘗異於其他傳教區也。凡對於聖教道理。與其禮規。以及一切屬於教會權限之內者。自然不容國家干涉。豈可謂獨嚴於意國。且教皇之希望和

平實出人意外。此其於十一月一諭致於意國眾主教者。可以見之。諭中畧云：我甚恐平安猶未回復於意國國民之間也。目下大戰之後。瘡痍未復。而百姓之神形困苦。日益加重。朕甚痛之。云云。教宗又以爲此時正宜互具愛情。而求和平。故以聖斯德望之言：爾等爲兄弟。宜彼此聯合。等語。大聲疾呼於意人前。以期國人覺悟。彼此和愛。如家人父子然。又勸意國主教等。各扇神火。從事於和平事業中。且爲公益之故。犧牲其個人願欲。爲教友秩序計。以惠愛和柔忠恕等訓。灌於人民心中。終乃於諭中。願以宗徒遐福。自此書發出後。有意國政界某大員。固嘗竭力謀所以協和政教之策。並深望宗座從寬解決以前種種糾紛之事。然教宗與其教務總理見意。政府尙未有相當誠意之請。

近事 ... 羅馬之部

求乃以時機未熟答之。將來如何。且觀意政府之舉動何如耳。然華宮左右多有謂意政府有意與教宗通好云。

### 本國之部

北京○教友擬建宗座使署 前三月間。北京教友王學臣等。以宗座遣使來華。駐劄原爲教友利益起見。與教友有密切之關係。各處教友。自宜竭力相助。使能行使職權。現剛宗使駐節漢口。尙無自建公署。故擬公請移駐北京。首善之處。以利交涉。並爲建築公署。以示教友愛戴之誠。爰議決先稟呈剛。主教核奪。一面與會者。各分任勸募之職等情。茲據天津益世主日報所載。北京教友呈於剛。主教之稟。及剛。主教致覆教友之信。似此事已蒙允准。而可望成功。茲抄錄之。使吾省教友一體周知。名盡綿力。以

二百二十七

襄成此美舉。毋爲他省之後。○北京教友呈宗座代表剛公使書。主教座前敬稟者。伏維聖父派遣代表駐節中華。信友等與聖教會聯合之情益深。依恃之心愈切。不勝快慰。感激莫名。從此我等之情愛既增。責任亦重。故祈天主賜以神力。庶不負天主因聖座賜我等之鴻恩。我等亟思畧表感謝之情。並望聖父洞悉中國信友對於宗座代表。其熱心有如家人父子。故擬呈請聖父俯允所求。而以聖父之代表所駐公署奉獻。以作此熱忱之保證。藉示我等之家宅。卽彼之家宅也。我等請求之恩。固甚偉大。然而如蒙諭允。則見宗座代表來我中國。得有如歸之樂。而我僑信友於此創舉。亦得稍盡綿薄。則所獲快慰更深。是故雖在京中。卽可籌措此款。而我等仍擬向全國信友募集之。並組一團體。

以總其事。我等卽此團體之提倡者。意在使全國信友對此捐款。亦得盡力資助。同沾惠澤。如是不啻聚中國各部之材料。以建築代表之公署。我等信友於此具有同心。正如信德之一致。則將於此空前之建築品而徵驗之也。想主教居之。亦必欣然。特此敬求主教恩准。以便向眾信友實行募集。本不必需此保證。竊欲使捐款者得知我等提倡捐助之款。確爲聖教所用。彼等儘可自由捐助耳。至於公署地點。選擇何處。悉遵主教核奪。全國信友。旣以親近主教音容。引爲光寵。爭相表示歡迎之意。則主教居中華全國。其安適皆可一如在祖國。然使我等苟得冒昧陳明我等之願望。則敢請擇定北京爲駐節地。蓋我等之首都爲北京。正如聖教之首都爲羅馬。且首先傳教者。其傳揚聖道之地爲北



京。最初神長建設聖教始基之地。亦爲北京。我等切望我國首都之光榮。得與聖教之莊嚴相附麗。且得主教之權威。以增高我國首都之光榮。至於公署之建築。固宜儉樸。然亦須適合於主教之權位。仰祈主教。賜以適宜之訓導。以資輔助。譬之建築聖堂。亦須得司鐸之指示也。故請主教。視我等財力所及。選擇相當地點。指定適宜形式。以謀聖教之光榮及利益。抑我等更有請者。在開始工作之前。即請主教。速即駕臨北京。願以我等之居宅。或覓他處。適宜於主教臨時之居住者。以備主教駐節之所。我等不揣冒昧。上言宗座代表之前。敬請恩賜原宥。而以其慈愛。代表我等所敬愛之聖父。俯允所請。以滿我等心中熱切之望。並求惠賜降福於我等之家庭。及收納我等極誠懇之敬禮焉。謹此上

近事 … 本國之部

呈宗座駐華代表剛大主教具稟人瑪寶廖輔仁伯多祿任文貴多默沈若愚伯多祿宋掄元奧斯定王永宦伯多祿姚清鏞沙勿畧趙懷智若瑟盧劍秋西滿魏丕治若望關中敷若瑟王子真方濟各王永宗若瑟李保齡瑪弟亞李得祿若瑟于寶善西滿徐國恩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呈

○剛大司牧覆北京教友書 可愛諸神昆

同鑒。昨接來函。其著作之妙。蘊意之深。令余實深忻慰。余必將此函呈諸宗座。爾等之請求。既爲爾眾愛慕耶蘇基利斯督代表純粹之保證。且表示爾等感激傾向之良方。聖父必忻然允諾。故今余以感激之心。敬領爾等所獻之禮。况此乃中華全國信友之同情。洵如爾等所言。我等信友於此具有同心一如信德之一致。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陽曆五月  
因爾等此信。使余憶及一函。此函乃降生後一千六百廿一年。明相徐光啟保祿上羅瑪某主教者。函內有云。中國信友。不恨能插翅飛至羅瑪。此事既屬難能。故請主教在普世眾信友之父教宗座前。代達彼等之心願。徐公所言。乃代表彼之奉教同僚而發者。然不得明言之。即寄發此信。亦須預防種種之危險。今爾等所來之信。實不啻愛慕聖父之歌詞。爾等竟享有中國新文化所許之自由。並享有基利斯督救贖我等神魂之自由。一千六百一十年。因利公瑪竇之喪。其時皇帝曾在北京。賜一塋地。今日爾等所獻實較之更有深意焉。然余尚有囑者。房屋固宜與用途相當。然須擯除一切之妄費。及種種世俗奢侈。蓋余之允爾等請求而來京者。意在與爾等之主教神父相近。因而與彼等之聯

合亦可望日益深密。彼等之金錢。只用於慈善事業。倘不能覓一已成之屋。則工作時余亦甚願幫助。惟其建築及修飾。須完全依中國形式。余之欲此有二故焉。一乃美術之觀念。蓋各國各有其建築之規模。近來每見修蓋房屋。必以取法洋式為美觀。余以為是誠一大錯謬。再者。聖教會乃普世各國之公教。即以技藝論。普世各處之藝能。彼皆一一吸取之。而以普世之美好。獻與天主。爾等曾言。宗座代表。職司中華全國教務。居中華任何處所。皆可如居祖國。爾等此言甚當。故余以為駐節北京。並無阻礙。爾等並言及首先傳教者。其傳揚聖教之地為北京。在此首先傳教者之中。余不得不念及真福歐多利克。彼不特為余同國。且為余同鄉。彼於一千三百二十五年時。適在北京傳教。且付洗多

人彼日記中曾記載云。一日彼往迎皇帝御駕。皇帝立命儀仗暫停。且向苦像行禮。並賞收此微末之方濟各會士。因主名所獻之鮮菓數枚。不意六百餘年後。爾等竟還此熱愛之敬禮。因基利斯督之名。獻聖教會以更有益之物焉。盼望天主降福爾眾。及爾全家。凡捐助成此美舉者。余皆一一降福之。我等共祈耶穌聖心。求彼普施聖寵。與此最大國民。噫。倘世人皆識此最大國民。將何等愛慕之。我聖教訓人以人生終向良心上。教人以互愛之律。遵守國家法律。與人以奇特之補助。聖教會素重視各國人民之特長。凡關於中國文化有益之舉。不但不與以障礙。且以和平。以相安。以勤勞。以人道。互愛之精神。與神形之進化。以有力之基礎。此覆。並祝吾主耶穌之安和。永與爾等偕焉。宗座駐華代

近事 本國之部

表剛恒毅。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安徽○霍邱本堂朱司鐸死狀及其家中之追悼會。霍邱朱司鐸。江蘇青浦縣人。前在無錫川沙寶山嘉定海門江陰徐州等處傳教。卓有循聲。去年因江蘇與安徽分區安徽淮泗道屬意籍司鐸。不敷分佈。借材於江蘇。命朱司鐸瑪竇自徐州土山移往霍邱。因朱公力健心和能勝跋涉也。抵任後。適豫匪猖獗。擾及皖境。朱公亦飽受虛驚。於前三月十七日。上海忽得蚌埠轉來急電。謂朱公急病而終云云。此間不知病狀。外間多所傳誤。茲知朱公死於三月十五號。因染時疫而死。先是該處流行一種所謂溫傷寒者。起卽難治。一二日卽能致人之命。朱公連日出外終傳。因而傳染。然以體力壯健。不自覺也。及覺。已不及治矣。茲節錄朱公死後該處

堂中執事致主教信。以明其死時病狀。信云。主教大人鈞鑒。跪稟者。霍邱朱神父於陰曆正月廿六日下午四句鐘。自說發冷。恐是瘧疾云云。然未上床歇睡。晚九下鐘。仍進堂拜聖體。後始安歇。二十七日彌撒照常。早飯後。人問其病狀。并勸其延醫服藥。良久不允。且言稍愈。經勸再三。始允請本地醫士用藥發汗。終日未臥。至晚課後。服藥始睡。次早二十八日。起身照常。問其病。謂依然無重輕。仍做彌撒無誤。彌撒畢。念亞物。欲下跪。覺不能順遂。輔祭者請進更衣所。不肯。仍跪誦三遍。念畢扶起。進內更衣後。尙欲出來謝聖體。經勸到房暫歇。其時已神色大變。病已深矣。人欲爲之再請醫生。神父尙云不要緊。再三催逼。始云隨你們的便。爰派轎往城內請醫。十點半醫來診脈。醫問司鐸心中想吃何

物。神父云想飲溫物。不喜極熱極冷之物。并云恐係由申回來時受寒所致耳。醫云司鐸非寒。係時疫。此病不輕。我當爲司鐸盡力。神父笑容送醫生出。醫出謂人云。司鐸之病已十分。一發糊塗。難救矣。遂爲擬方。醫甫出大門。神父已不能言語。大發慌急。作勢喚人爲念助善終經。經完氣絕。時正一句鐘也云云。一切善後之事。此間離霍邱遠。無人報告。不得而知。其家在青浦縣蔡家灣。於四月十三號。正朱公死後三十日。由本堂司鐸茅公發起。爲開追悼會。請松江總鐸焦公主禮。並請朱公之師俞司鐸。南翔本堂邱司鐸。同鄉張瑪及蔡瑪二司鐸。並舊同學張伯司鐸等與禮。舉行五六品大禮彌撒。教友到者四五百人。爲朱公辦神工領聖體者約三百餘人。彌撒中。張伯司鐸畧叙其生平。以示哀弔。

並託教友代爲求主。

江蘇○追誌教廷欽使蒞臨新普育堂事

前平原隱士寄來教廷欽使蒞臨新普育堂誌盛記。本雜誌材多欄狹。一時未能登出。茲爲補錄於下。其辭曰。溯自聖教傳入中國以來。已四百餘年矣。當時有利瑪竇神父等。首先來華。勸教。卽有相國徐文定公等。奉教維謹。隨而感化者。不知凡幾。近年來。我教更形發達。第各國皆有教廷欽使。而我國未有。殊以爲憾。前教皇本篤第十五位。同仁博愛。早有派遣欽使來華之意。卒因事未果。今教皇庇護第十一繼位後。卽繼行前教皇之志。於去歲。特任剛恒毅大司牧爲教廷駐華公使。公生於羅馬府物尼時省。時在降生後一千八百七十六年。公係貴族之子。自幼不凡。秉資聰慧。品行端方。年未弱冠。卽入

近事 … 本國之部

大學肄業。未數年。卽得哲學與神學名位。同學莫不敬仰。後應上主聖召。棄家修道。在院中以謹守院規。服從長命爲主。進陞鐸德後。傳教於羅馬本處。公於降生後一千九百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祝聖主教。旋於明年。卽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升任爲亞奧道西亞總主教。今教皇見其才能出眾。聖德非凡。待人溫良。辦事幹練。故器重之。曾派赴波蘭。調停重要困難之事。克稱厥職。未幾事完。報命。教皇嘉其能。爰於去冬。特任爲第一任駐華教廷欽使。誠曠典也。公過於謙遜。先期並未通知。十二月二十四號。蒞滬。後徑至洋涇浜。面晤姚大司牧。倉猝未備。諸禮家嚴得信後。不勝雀躍。親赴徐滙拜謁。卽蒙欽使延入握手。叙談良久。並允於聖斯德望瞻禮日。光臨敝堂行祭。家嚴道謝辭別。返後卽通知

全體進行會會員。到堂恭迎。並由記者。飭人遍扎旗幟綵綢。等於堂內外。並於大門前。高懸大教皇旗二面。隨風飄揚。輝煌嚴整。萬人瞻仰。翌晨七時。全體會員。先後蒞至。恭候在大門外。須臾。遙聞汽笛鳴聲。而和藹可親之欽使至矣。會員等均俯首致敬。並一一親權。一時音樂聲。邊爆聲迭作。大家歡天喜地。是日也。天朗氣清。風聲習習。雖時值嚴冬。而和暖如春。彌撒中。唱教皇歌。其聲抑揚婉轉。足使聞者之心。隨聲而升天國。記者於行祭時。執權杖。欣甚幸甚。彌撒畢。欽使升寶座。教誨眾信友。畧謂余奉命來華。爲祝福中華人民。使外教者棄邪歸正。冷淡者回頭改過。失路之羊。早歸聖棧。而教務日以發達。則余職盡。而余願足矣。並云前吾主在世時。聖伯多祿謂主云。我儕與主同居於此。可享平

安。今吾主雖升天。然常隱藏在聖龕內。我儕在此。亦甚平安。末云余以聖伯多祿之手。降福在堂諸信友。教誨時。語甚懇摯。聞者莫不動心。足使人人從善也。彌撒畢。早餐。其後由家嚴導引。參觀堂內各處。欽使見老者病者。無不藹然。賜以顏色。一如耶穌在世時所爲。末至學校。由記者振鈴。聚集諸生致敬。當蒙降福。又欽使見諸生。面帶笑容。以爲此輩學生。將來或能爲主光榮。宣傳其真教也。又見堂內諸事佈置完備。清潔整齊。慨然嘆曰。如此大慈善處。卽在外國。亦罕有見也。云旋攝影以留紀念。時已向午。由記者等陪同。送登汽車。始相握手而別。此欽使光臨之大畧也。謹濡筆誌之。用登貴雜誌。

○余山聖堂行將重建。余山爲吾蘇第一拜聖母之處。久已名聞各省。前因拜聖母者。年

增月盛。舊有山頂大堂。不敷容眾。建議改造。會繪就稿圖。登諸本雜誌。募集款項。惟工程浩大。預計必在二十萬左右。雖熱心愛聖母者。踴躍輸將。而所得之數。距此預定者。不敷尙鉅。聞至今僅得銀約六萬兩。惟此間長上。因今年適值余山建堂後五十週年。急欲光榮聖母。故於去年秋後。即請大建築家和司鐸來滬。與之議商建築事宜。和司鐸乃有名建築家。素居直隸。楊家坪。苦修院側。北數省教中所有較大之堂殿院住等。每由其指導督率。手下工匠。能一揮而至者。常有六七百人。和司鐸到滬後。察視前擬之聖堂模型。以爲此僅合於平地。不合於山巔。因前擬之型。係螯的格式。即尖塔式。於山上不甚可觀。且塔尖高耸。易於受風。乃改作一羅馬式。即圓環式。於是於本滙重繪圖型。至今年正

近事 ... 本國之部

月初始竣其工。新型比前宏麗。而峻峭遜之。圖型成後。即付洋行內西人估價承包。聞需銀十五萬兩。已雙方簽字。惟打腳奠基等類。不在其內。故本年聖母月後。即將舊堂拆卸。續將山頂泥土完全削除。以驗視石骨。今和公已北上。約入秋後。再來驗視石骨。然後飭投標者。如法起造。期以一二年。當可落成也。

○董家渡添備火龍 上海南市救火會以董家渡天主堂內所設者爲最久。近五十年矣。所有水龍火龍等具。已近古式。茲擬另具新式火龍。已向法國訂購。價須銀六千兩。前月四號院長邊司鐸。邀請南市各財東夜餐。商量其事。並發捐簿。使各分投募款。以襄公益。當場認捐者。果不少。然聞所缺尙多云。

○法少將游視本滙 法國奇利少將帶艦

二艘。蒞滬游歷。拜會各界等等。各報喧傳。按少將於三月三十一號至上海。四月四號來徐家。滙游視。先由法領事照會。於是日設備午餐。至時。少將帶同上級艦員十餘人至。達尼老小學。生各服法水軍制服。歡迎於大門外。同時軍樂齊鳴。作馬賽歌。院長與其他數位神父。迎入院中。時正十二時。卽入特備之食堂午餐。其後游視公學、藏書樓、天文臺、土山灣、聖母院等處。五號少將回宴院長等於某公會。是日小修院修士及公學中學二三年級生。赴艦上游觀。六號艦中兵士檢操。院長又被請至艦參觀。七號大修院修士與中學一年級生。往游觀。據游觀者回報云。艦身甚大。器械全備。鎗砲等皆極新式。游觀時有人導引。一一指示。待遇游人。極以禮貌。艦中兵士。大概係法之勃爾東人。多爲熱心。

教友。旗艦上亦有隨營司鐸一位。艦員日望彌撒而領聖體者。亦不少云。計數日間。艦兵登陸來滙參觀者。亦絡繹不絕。又該兵士中。亦不少球員。法領事贈洋二百元。作犒賞之資。令與徐滙公學球隊戰。勝者得洋一百五十元。不勝則平分。於是於初八日。徐滙公學乙班球隊。與水兵球員競賽於顧家宅。結果無勝負。緣各分得洋一百元。初九日。又有兵士一隊約百名。來滙游觀。是日適聖母領報瞻禮。四點二刻。小堂內聖體降福。除十餘名球員。與公學球隊比賽足球外。餘皆入堂望降福。並亦同聲唱經云。

### 外國之部

法國○巴黎主教盛稱名人。巴司端之信德。巴司端乃世界名醫學問。玄深。本社前已錄其小傳。今見巴黎樞機主教杜蒲亞公乘巴司。



端。生後百週紀念之會。發公書於所屬會堂。盛稱巴司端對於聖教之關係。茲爲摘錄於下。以見宗教與科學實相姊妹。而非仇敵。書曰。茲值巴司端生後百週紀念之慶。本主教自應稱揚吾聖教之光榮。爲其得列此大名鼎鼎之人於已信徒之中也。按巴司端實一教中熱心教友。終生確遵規誡。幼時所讀信經。至死不解。執守不於人前炫學問。不懼背後被訾議。但依信德所示。行其所當行。其一身行事。實足明證宗教與科學。並無不能調協之處。巴司端或居家庭之內。或與公會之中。無不示其爲聖教之人。一本聖經之訓。至其研究學問。尤使其接近天主。深信無窮之奧跡。嘗曰。苟實心求學。能復其勃

爾東村夫之信德。我若更進於學。將具勃爾東村婦之信德矣。（按勃爾東法國省名。其鄉民敬主最誠。婦女尤甚。故巴言之如此。）科學翰林院秘書若瑟倍爾脫郎曰。巴司端以信德爲明光。蓋凡奧跡。本非世人明悟所能及。最易亂人思想。而於明悟英銳者尤甚。巴司端對之。則一惟信德所示爲歸。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三月二號。巴司端演說於醫科大學內。曰。對於大問題。卽萬物元始與其要終之問題。吾人祇能有二種心神。或以信德所示。天主所默啟者爲依據。而完全審靜貼服。或承認己之明悟劣弱。不能透徹其底蘊云云。至巴司端則審持誠懇。謹愿之信德者也。當其選入翰林院時。見萊囊懷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陽曆五月  
疑派人正猖獗。不畏以歌咏無窮天主之美妙  
爲己責。故其於頌揚前任黎脫來辭中。（法國  
翰林有定額。時黎脫來死。巴繼之。例須新進者  
於追悼會中頌揚其前任。）極稱揚天主。其辭  
至今傳之。曰。世上無窮者之觀念。我意終不能  
除。因而超性之思想。深入人心。天主之意想。卽  
無窮意想中之一。世上一日有無窮者之玄妙  
在人意想中。則一日有聖堂隆峙於地上。以敬  
此無窮者。亦將見其堂中。常有跪伏於地。沉溺  
於無窮者之思想中者。巴司端所稱之無窮者。  
乃指天主之位。聖教所示者。卽降生之天主耶  
蘇。基利斯督。故繼之曰。福哉人也。其有一天主  
於己。而有一美的意像。此卽藝術之意像。學問  
之意像。愛國心之意像。諸凡聖德之意像。諸凡

雄巨之念。高宏之願。皆以是爲源泉。而得無窮  
者之光擊射之者也。巴司端卽以此等源泉。充  
其思想。饜其欲願。溺於其中。而以行其善。而進  
於無窮。巴司端一生行事。得此無窮者之光照  
者也。而亦留其事跡。以照後人。此大明人。至死  
不輟其慈善祈禱之工。謹守一切教友所應盡  
之本分。臨終時全領聖事之蹟。於彌留之間。手  
執一小小象牙苦像。頰以己昏親之憊。而不舍。  
蓋爲其獨一之信望也。今吾人遇其百週慶日。  
不可不記其誠懇之信德。而引爲教友之規範。  
望眾信友。爲其靈魂求主。俾早息於安所。而享  
受熱心教友所應得之無窮賞報也。云云。

中外大事表 (凡事發生之日多以載於各報者為憑)

三月廿一日大總統令特任林俊廷暫行兼代廣西省長此令及通牒各國由外交部考慮再提奉省議會及民治俱進會動議取消二十一條

廿二日張紹曾發表閩粵令後密電保洛內閣形勢不佳請求援助保洛仍持冷靜態度○羅瑪電萬國商會大會中有十三國報告各本國經濟狀況代表將提各國合開經濟大會之議案又提議德國應交付正當之賠款額數惟勿令德國從此破產

廿三日命令特任徐元誥為江西省長此令北京電全民新軍等十團體運動倒閣聯署不信任案者有三百六十餘人聞內閣意見不一宗旨在敲詐

廿四日十政團議決派人赴保洛請一致倒閣標題為二十一條及金法郎外交總長黃郛准辭職令侯繼任覓得同時發表青島電日本派二等驅逐艦兩艘來青駐防

廿五日下四時半公府茶話會議員到三百餘黎演說希望早制憲但目的仍在代張閣疏通天津電各團體分六組遊行演講並組收回旅大後援會商會分電大阪東京各華僑停購日貨運津銷售

廿六日大總統令特派王正廷籌辦中俄交涉事宜此令天安門國民大會各界加入者數萬人各商家均掛收回旅大旗幟○法國續派兵二千帶機關鎗赴白克林豪生旅大旅院擬令任孫文兵工督辦徐紹楨粵省長魏邦平平威將軍陳炯明威將軍李易標沈榮光古日光劉玉山帥長二十七提閣議取決粵人軍院部孫文以黃埔及全省礦權向英人押借一千二百萬在香港訂約請否認張作霖出示禁止排日及排日貨

廿八日北京電商界五千餘人午時齊集總商會出發遊行至府院遞請願書吳佩孚商准交通部在宜昌設無線電臺已由部派往查

廿九日閣議劉恩源向張紹曾面辭張切留北軍已入川境現正協攻重慶甘陝同時派兵入川助戰○日人謂中國之舉動不啻強逼日本出而有所決斷

三十日二十一條二次照會將日本不能廢止理由逐層駁覆次引美國不認凡爾賽約成例聲明無效由外交部將原稿量加增減再核定香港電趙士北擬以舊總統府為大理院署已佈置

三十一日大總統令任命張競仁代理財政次長此令又令任命包春芝署陝西財政廳廳長此令閣議黃郛二次辭呈決照准張紹曾請黎蓋印黎總統贈荷爾皇后及亨利親王大勳章荷爾覆電致謝孫中山定於三十日移駐士敏土廠

四月一日張紹曾電告直系各督謂任命孫中山兵工督辦令政府方面無不贊同惟須徵求孫同意現已直接電孫請仍抱息事寧人之和平統一政見即日取消元帥府來京共籌國事並述明北方對彼地位上之意見

二日張紹曾電各督請贊助國事協議會成立以奠國基

三日鄂電楊森攻克萬北軍進至宜昌

四日命令特派劉冠雄為閩粵海疆防禦使此令黎密派員赴保商後繼內閣交換意見曹錕未表示態度孫文任兵工督辦令因曹錕及民黨均不贊成暫擱孫文羅瑪萬國商務會希接洽經濟同盟

五日政府通電各省二十一條件勸人民靜待解決勿排日

中外大事表

中外大事表

十四日北京電直軍第十三師已開往熱河張之江部亦預  
 十三日擬任馮玉祥為軍總司令 綏遠電五原被蒙匪佔據  
 十二日重要公文均不辦  
 十一日黎總統辭職案 香港電楊西巖決辭財政廳長所有  
 十日席三任者九十四張通過 眾議院簽到三百十八人出  
 九日總任參議院再議不信任政府案散票一百四十三張投  
 八日立陶宛國在維爾那河夫舉進兵歐東不久將生變化德  
 七日行中山王永泉致致平等韓旋統一○柏林電德國家銀  
 六日路參陸及金邦三路征蒙熱察綏中黑龍江東路甘新西  
 五日特洛及金邦三路征蒙熱察綏中黑龍江東路甘新西  
 四日國以前繳煤稅並言此為最後命令 法軍進占魯恩  
 三日授大口實 香港電趙士北四日就大理院院長職○法  
 二日古據軍總司令田士德願令限魯爾境內於四月十五  
 一日以前繳煤稅並言此為最後命令 法軍進占魯恩

備開拔 天津電馮玉祥部一旅步行過津開往朝陽○  
 柏林電布爾地方之鐵路與愛森接通者有一部分被炸  
 十五日晨張紹曾借程克專車赴保陸軍部總務廳王典型  
 隨行由陸軍部衛隊軍兩棚護送曹錕設午膳招待張訴  
 苦衷請曹維持並商川粵漢及直奉熱河問題定即晚原  
 車回京  
 十六日參眾院均不足人數流會 香港電沈軍與滇軍開  
 戰○法總司令田古德下令魯爾境內如有德人不經協  
 約國管理會許可擅自運輸煤料者罰款一百兆馬克盤  
 禁五年  
 十七日香港電沈鴻英係十五日通告就督理職內有請孫  
 文返滬辦理和平統一事宜等語 孫文下令沈鴻英  
 職令許崇智劉震寰古應芬李福林討沈城中各店閉門  
 停業○柏林電杜塞爾道浦來訊法比軍復占煤礦九處  
 共已占三十一處  
 十八日內閣特別會議粵戰事及進行制憲公債並商銀團  
 墊款 香港電桂軍進攻孫中山之軍初被孫部擊退  
 雙方炮火頗烈 吉林電江省匪勢猖獗拜泉失守省城  
 戒嚴○德政府員會取消  
 十九日粵訊楊希閔就孫文衛戍司令職許崇智一部抵汕  
 頭 奉天電駐北滿奉軍六旅全部調歸奉天待命出發  
 二十日參議院修改商標法草案付審查旋開決議長爭  
 論決選規則甚久 眾議院議著作權出版法工人協會  
 法均付審查 女子參政協進會代表八人赴眾院散發  
 傳單要求參政 香港電孫文任朱和中為兵工廠長又  
 賞銀七千元由艦載赴兵工廠賞各軍  
 一千九百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江蘇主教姚准刊

最新出版 邪正理考出售 每部價洋四角

是書為中蒙古張雅各伯司鐸傑作全部分為五卷第一卷論敬神之道第二卷講孝親之禮第三卷證聖教之真第四卷解疑惑之端第五卷明傳教之義共五百六十頁都十七萬餘言舉凡邪正真偽莫不依理考明不留疑義文用問答體務求淺顯使讀者聽者易於領會洵善本也近鉛印第六版已出當此謬說喧騰之日不明真理往往易為所惑則是書之不可不讀可知書印無多購者從速

土山灣印書館謹啟

最新出版 教理詳解出售 每部價洋二角五分

是書共分三卷上卷論當信之道中卷論當守之規下卷論當用之法共三百六十張都十萬餘言辭簡而意賅文淺而義明近鉛印第七版已出於聖事及敬禮之施行謹遵聖教新律悉心改正欲購者即向本館接洽可也

土山灣印書館謹啟

### 新書出售廣告

達味大戰高力亞用白話扮演達味殺高力亞事跡共分四幕一依撒依遣子訪兒二高力亞挑戰三達味石斃高力亞斐人大敗四達味榮歸故里並有新歌數種扮演秩序載之甚詳若六本齊買則扮演尤為易易每六本大洋五角每一本大洋一角郵費在內欲購者請去信向天津法界崇德堂購取可也 獻縣印書館啟

本書館近印東洋宗徒聖沙勿畧小傳已經出版全書共三十頁而插畫有二十餘幅之多將聖人一生事跡一一繪出殊有可觀定價每本大洋六分所印無多如有欲購者請從速

土山灣印書館廣告

國民學校 **國文新課本**

是書全部八册分兩種出售一為止有正文者  
二為附有小字彙者

無小字彙者每册售洋七分

附小字彙者第一册售洋九分

第二三册各售洋一角

第四五 六七 八册各售洋一角三分

注意 凡訂購此項教科書者倘不指明兼購  
小字彙概以無小字彙者發奉

土山灣印書館謹啟

國民學校 **法文譯本** 全書共計八册  
前七册均已出版

此書由孔明道司鐸取本館編輯之國民學校  
國文新課本譯成法文專供外人有志研究國  
文者之用可以作自修本亦可作課本內容大  
概如下首列本課各生字之官音土音平仄聲  
及詞類並將各主要意義譯為法文次為本課  
及語詞之譯音及譯義現第一至第五各册均

已印竣有華文對照者前四册每册售大洋三  
角無華文對照者售大洋二角自第五册起每  
册照前價增加一角

土山灣印書館謹啟

高等小學 **國文新課本**

是書全部六册其前四册均已再版第五册現  
在再版中每册售大洋一角三分

土山灣印書館謹啟

中國 **國文課本菁華**

本書之特色主要點約舉有五一全書共四册  
文理由淺及深循序漸進二專選文理通達之  
古今名人文字俾學生易於解悟三古體文字  
一律不用以便學生之記辨四地名國名人名  
等均有符號標明以便學生一望而知五每篇  
結構之法遇有特色處插加評語以表作法全  
書四册一二册售洋二角五分三四册售洋三  
角

土山灣印書館謹啟